

INTER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OKYO, JAPAN



凡屬本館之書
均須加蓋此印
以資識別
如有遺失
概不負責
特此聲明

200079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

佛教日用
文件大伴



論語商敘

標月以指卽認指爲月者比比也而指與
指轉相誤有人焉忽與初標之指遇自以
爲大解確然不復可易信之愈真去之愈
遠昔俱厭和尚得黃龍一指頭禪終身受
用不盡有童子見人問濺亦豎指示之俱
厭密懷利刃問童子。童子豎。去。



其指童子負痛失

俱服又

為章

子方舉手不見指忽然大悟噫古來聖賢
千言萬語說箇甚麼予欲無言直為二三
子截指矣與說濶四十九年不曾說一字
者一樣婆心論語商者余友周季侯與諸
生會講錄也或徵中或直囑正濶眼藏和
盤托出兩論其首蓮花之拈而商其迦葉

之笑與兩論其維摩詰之默而商其文殊
之贊與又矣今之講說其以指誤者也得
季侯此錄出為一截猶恐世人之未知痛
耳有大解者當勿終作指頭禪敘竟明月
在庭起步良久丙辰初秋毘陵鄒忠胤肇
斂序

論語齋述

聖賢教世之言皆權也悟有高下權亦隨之因病起方藥從病轉如診疾者不問其病坐何家而藥以參苓甘朮混而投之藥良而病愈長矣不乃高設方諸賢大笑乎余幼負鈍根長無額學每有疑義僅一質之家嚴而愚不能悉記也儲書十年嘗為諸弟子所難詰幾無以荅近吏茗中山間事簡時與諸生互相商問年餘之後遂積成帙冊一檢之平不近釋決不入女室近來益參龜悟之旨



幾爲嚼瓊葉已幸
中而友郭承敏卓去病
強出觀之便爲訂定西湖諸友遂乃索付之梓夫
藥有多方水只一味聖巧之用存乎妙悟此刻之
行更亦布方嚴種聊集爲譜而未必非虛扁之所
嚼葉也刻成因命之高井爲記此敢以質之四方
君子丁巳初秋松陵周宗建季侯自序

論語

松陵 周宗建季侯著

昆陵 鄒忠胤季敏訂

武林 卓爾康去病箋

學而第

學而章

諸生問通章旨義冠重時習否宗建曰安得不重
時習然玩三載語意統是夫子自序故言之有味
講中須得指點活潑
是。三不亦乎宜深玩

幾爲嚼瓊葉已幸
中而友郭師敏卓去病
強出觀之便爲訂定西湖諸友遂乃索付之梓夫
藥有多方水只一味聖巧之用存乎妙悟此刻之
行更亦布方嚴種聊集爲譜而未必非虛扁之所
嚼葉也刻成因命之高井爲記此敢以質之四方
君子丁巳初秋松陵周宗建季侯自序

論語

松陵 周宗建季侯著

昆陵 鄒忠胤季敏訂

武林 卓爾康去病箋

學而第

學而章

諸生問通章旨義冠重時習否宗建曰安得不重
時習然玩三載語意統是夫子自序故言之有味
講中須得指點活潑
是。三不亦乎宜深玩

第十
卷

皆有鼓舞人心而意不倦之意○郭奉直
曰只為世人不知學味便看苦了聖人說悅說樂
說不愠令願息者欲躍欲舞鼓舞可思王心齋云
學以學此樂業以樂此學正此意
時習者把此念頭時時時習在學上也古人之學
總是理會心性此心苟不放散閒行散坐彷彿隨
花何時非學夫至無時非學此中自有一種不能
自己之妙試解悅字甚的悅字正要從時習上體
貼出來聖人特把此一悅字形容時習之妙耳嘗

詎張師評語曰世人只認學字不真耳若識得個
學為何事便自然看自然悅此際光景獨聖人能
描寫一二所謂飲水知冷食蜜知甜也又羅近溪
先生云天下萬萬其物而無一物可以象吾心古
今萬萬其事而無一事可以象吾學然則學何容
易須知聖言着眼處在學字也

嘗記昔人云十人同食一人獨飽而九人不下咽
吾之所悅雖深亦安得達于外耶則來而樂淺言
之似與人與衆之短也深喜之則善與人同之矣



體

此學正好自家理會。安能告語于人。若心上微有沾帶。名想未除。一有奔趨。此中生意。便有間歇。安得語時習耶。稱為君子。只是了得一箇時習耳。

孝弟章

諸生問孝弟如何喚做為仁之本。宗建曰。有子立言之意。只要人從根上着力。見世上儘有要做博施濟衆之人。却忘了初來一着。縱有道術。從何發。故首提孝弟。而即斷之曰。不好犯上。不好作亂。

此是程子
語中名件
語語合一
皆求實者

兩個好字極細。正從心苗極微處拈出。一念之乖。便是犯根。一念之極。便是亂根。今試看孝弟之人。無念非順。即此便是與天地萬物和氣貫通。仁道之全。即此是矣。此處已隱然說個本了。故下便接君子務本。務本二句。意雖暗指孝弟。然須渾說。方不碍下。反激語氣。末講孝弟二語。須即就上文兩個不好意思翻寫。不必添出民胞物與等語。蓋前暗埋本字。此乃明明叫出。須見得孝弟鄭重之意。為仁為人。正相照應。不。

字死。總之有子



看得孝弟極大

物失所養

非孝也非由孝弟推而及民物也

諸生問木如樹之有根培得根好自然發出枝葉
否宗建曰道生時不得枝葉只好譬作樹中之有
滋液根本不潤滋液暢滿自會發生千尋之樹究
竟只完得初來一點種子若說枝葉便在形迹上
去矣○鄒澤敏曰生字卽活字世人依傍名理總
是死套一投以孝弟真心便通活了故曰道生

三省章

諸生問三省功夫莫有遺漏否宗建曰人身除却
與人交接及師友傳習之外更有何事曰以此省
便是千聖就業之心也嘗記朱子曰曾子省察只
當下便省察俯視拱手而曰爲人謀而不忠乎着
不得改勉二字集註却似省察已作的事了

入孝章

諸生周三省曰此要弟子專在根本處用力宗建
曰此言尚未盡聖人之意總是要接續弟子初心
人之一身非八則也

行非待人接物則然



格獨處今便

時任一事而不範圍

一天則放心安得不收德性安得不純哉本二句
言一有間歇就去學文則以二字甚緊總是要他
精神不放閒散處用去謂以文行本末分先後者
謬也

威重章

諸生問聖人論學專重心性如何却從外邊說起
宗建曰威重叫不得外大抵學先器識器識者一
生人品之大局段也局段具而後可與求精微如
椽梁具而後可與求堂構此章須以君子字作主
先定君子大局以下復步步說入去總見君子學
問無內外無人已必表裡夾持而後有日進之益
程子所謂自修之道當如是也○輕重皆人所自
爲首言威重正是學問實用力處朱子所謂爲學
者須從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壓起來也○諸生
問不憚改之義宗建曰憚改之心古人譬之如小
兒護痛卽易改者亦畏人談及從來多少英雄豪
傑皆被此憚字悞了

之一字千古學人之



積病也。夫子特爲拈出。楚地警醒。

信近章

諸生徐摩頓講曰。此有子爲人。斟酌善後之辭。君子與人交接。須合下四方八面。俱照到。宗建曰。此語甚善。大半此三種。俱是有慕賢衆長者之事。未便省得。聖賢究竟道理。故有子爲一點破之。

無求章

諸生徐摩律曰。學人都只爲世味心沾染。便發不起。故劈頭說個無求。安能從此斬絕。方可下手。加功。敏行慎言。就正有道。正說他下手著緊處也。宗建曰。開口二句。正是形容好學。好字惟心。徑有個合當着緊。事在方能無取。他及若此心先無寄頓。何能無求。故事慎言不可把言行對說。此事卽聖賢一大事也。心上只有這件事做。安得懶散。心上只憂這件事不完。安得胡講。此語全是描他一段。及沒遑遑去處。然又說就正有道。何也。這事雖有頭柄。却要針鋒相對。分毫不錯。儘有蓋世聰明。徹底學問。一不細察。便會露路。如揚之學仁。暴之

對無求之章
上此非無求
正說不說



學義。只爲源頭畧差。便致源流就正者。不是正。卽
敘事慎言。是從心上。緣發處。討個對同也。只看這
般心腸。寧有一刻放手之時。故曰好學。

無語章

諸生徐摩律講曰。學問之妙。生生不已。被人執着
不得。如今人眼界不開。少有所得。便說吾道在是。
所以終身躩自家圈套。不出于貢于貧富中。立得
脚定。故以無語無語相質。夫子就他得力處。下一
轉語。子貢却便引詩寫語。把從來自家道好的盡
情撇却。夫子乘其開悟。復冷然下一語曰。告諸往
而知來者。此句不是。夫子讚揚他。是夫子鼓動他。
妙在往來二字。曉得往。從前習聞習見。消得去。曉
得來。從後新知新解。引得出。往來相稱。如環無端。
學人具此一副見地。正所謂開却無盡藏。終身受
用不盡者。

宗建曰。往來無窮。此講甚妙。凡人學問。有如行路。
山窮水盡處。更須別覓一蹊徑。若執定此地。便爲
絕頂。卽成自盡矣夫。

末字引致子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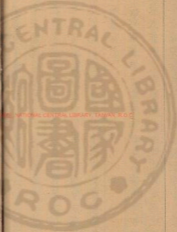


爲政第

三百章

諸生問無邪一語是示人學詩之要否宗建曰乃是示人學詩定受用處言這一部全詩只是使人思無邪學詩者須求之理會性情乃爲身心定用而不徒誦習之粗耳大抵聖賢經傳只從精蘊處理會何等簡易何等受用○鄭康成曰味此章却是教人無邪思而觸詩以發之耳

志學章



諸生鍾維翰講曰。這是夫子自序年譜。蓋以一生好學樣子示人也。宗其曰。雖是自序志立不惑等字。不是輕易下的。今要定定體會。方不枉了聖人圖示之心。

學之有矩。譬如射之有的也。當其志時。射力未到。而其心眼無刻不在的。上。故仰射三月。而射可貫。蓋其能貫者。其神自來。其仰射不舍者。其志先定也。夫子定志之時。便覺一切傍起粘搭。不上一起手。便在最上一乘做耳。○鄒季敏曰。尊講此章。句句了徹。獨說志學為志。矩最宜仔細。雖曰。雖心無學。却非定局。聖人直到七十。從心覺得事事圓成。謂是不踰矩云爾。故已至從心。方可說矩。未至從心。矩字不可蚤拈。方志學時。合下便信得。這學是無頭底的。故不曰志于矩。而曰志于學。言學便無窮了。從心不踰。還是學。

○立如先立大者之立。一切萬動紛擾。而我心貼然。站定。絕無奔趨。方謂之立。若聰明忍耐不住。議方抵擋不來。稍有動搖。便非立也。



卷之三
論學
聽順而云耳順

心在便有好讓揀擇便不謂順伯夷耳不聞惡於未順故也未明耳順請以目喻譬眼所到順他好惡總無分別耳之聞聲亦復如是金聲金韻總不關心有何順拂蘇子所謂聞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傾耳而未嘗聽如穴變風此言似可爲注脚也○郭季敏曰聲入而以解心迎之亦是逆了直至好聽動靜都無分別如空中風并無受者故不云聽順而云耳順

心在者理上無碍也學至不惑山河大地明暗色空了然無疑可謂光明洞徹內外矣然而習氣間與感物而動百用目爲不知不覺帶着習氣而往却尚有個我在未便與天相通則雖謂之不知天命亦可也夫子五十時舊習之氣消融已盡其視造物與我毫無間隔春熙秋爽便爲嘯笑草生木長便爲膚毛雲流水逝便爲呼吸魚遊鳥翔便爲動盪日明月朗便爲眼目於穆之主宰直在聖心之變化此所謂事上無碍事事無碍聖人學問究竟如此莫認作玄看也世間順逆諸境纔有分別

說個矩字。不落玄空。不喻。見得聖人兢兢不
放。言我于七十而始得。不踰矩也。非自神之言。亦
非便結局之言。

如愚章

諸生嘗從宜講曰。回惟如愚。故不愚。回惟不違。故
足發宗。建曰。回之足發。雖全在不違時。然此意只
好起東融會點。授全節語氣。要得抑揚形容。充是
亦足以文氣。從如愚來。私字如慎。獨獨字。此私。逐
時皆有。逐處皆有人所檢察不到處。故謂之私。省
至于此。任他若持粉條。用不着聰明才智。莫不着
上下四旁。無可借力。無可支耐。非顏子不能。向此
處生發。非夫子不能。相出此種天機。如愚不愚。兩
兩相應。正是描寫口氣。

知新章

諸生問此章書意。還重溫故否。宗建曰。余意全要
把知新二字看得難重。人只破糟粕煨燼。拘縛定
了。名物象數。膠結住了。于嘗聞習見之外。未無油
然豁然之趣。果能溫故。而其知常新。則生機活潑。



出之不窮。真是其妙。無比。卽以之爲師。亦何不可。須得形容心學之妙口氣。○又建嘗思師者。先知先覺之重任也。只爲俗學付銅。誤了多少後生。若得此知常現。斷不至以聞見沒人之聰明。以格套濬人之靈變。隨機應法。真體理然。故曰可以爲師。雖是形容口吻。亦足真實語義。

附知新論

今夫人之有知人性之靈也。靈性之知。不依情思。不緣卜度。譬之鏡焉。清淨之體。含裹十方。圓融之光。混同萬象。無所照無所不照者。此知也。所以常新也。此知不現。而情思卜度之知起矣。情思卜度之知有所及有所不及。其所及者。爲鑿空。爲射覆。而其所不及者。爲長夜。爲沉夢。求之彌新而失之彌遠。是猶持鏡者。忘其照天燭地之明。而覓光于一室也。此亦知之至劣者也。今有人焉。忘稻梁之適也。而必取山海之錯。爲新。忘布帛之安也。而必取文錦之奇。爲新。則其爲新者。勢必不能以終日。何也。其所爲新者。非



其故也。今人之知，必合實際而求新于玄虛。夫
 窮理而取新于懸僻，弃其性所故有者，而專信
 情思小度之為知，卽今標奇領異，擘然一時，要
 與狂獠座岳同歸朽腐而已。又矣。所得知之新
 耶？吾夫子曰：溫故而知新。而孟子曰：人之所不
 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夫不慮之知，則子之所謂
 故也。吾性之故，無所不攝，無所不融，可以吾之
 知徧于一切。又卽可以一切為吾之知。耳目口
 鼻皆可動性之全能，聲色臭味皆可感性之靈。

受神思鳥獸山川草木皆可發性之文章。天下
 之變化日新而吾之知亦若日新。譬之萬月一
 月而萬水一水，此其知尚微有對待，有邊幅乎？
 哉！夫惟無對無邊之為知，而有對有邊之非知。
 故人之言知者，識也。吾之言知者，知也。人之言
 知新者，增一處長一識之為新。吾之言新者，息
 其慮而明始全，捐其識而先始微之為新也。此
 知新之旨實闢良知之傳也。然則大學之言致
 知也，曰格物不從外乎？曰非也。格者非就一物

此心格至此
 則其理之
 亦非也又云



格一物乃格萬物為一物也夫格萬物為一物而後吾之知始為無對無遺之知天下無一不聞其知而已與民咸新為此可以為師之實義也摩尼之珠能雨粟珍寶徧周天下而無乏也然使其全而不濬橫而不試則瓦礫而已矣世有瓦礫而能發光明者歟則夫格物者所以濬而試之者也所以為濬故也非外也

于祿章

諸生丁之梅謫曰子張才高意廣聞見是他所長闕慎是他所少故夫子語氣只重闕慎宗建曰多聞多見不可便抹殺他學問亦須索從此起只是要一步密一步耳大抵于祿之學與闕修之學判然兩途學于祿句是記者摹擬子張之學是一種于祿的學問夫子全把闕修之實示之見士人自有造一種寔落學問在此末三句只又一拖帶以盡絕他于心時文起講便從祿在其中句起根發論殊非宗旨

東直章



諸生問只一舉錯如何便服得天下宗建曰嘗讀
朱子論宋事謂救其本根之術不迺視天下人望
所屬者舉而用之使其舉錯用舍必當于人心則
天下人之心翕然聚于朝廷之上其氣力易以鼓
動如虛病之人鍼藥所不能及燭其丹田氣海則
血氣萃于本根而耳目手足利矣正此章書意也
○鄒摩敏曰似重一舉而錯字與惡字異

因夏章

諸生賈應詔講曰聖人知世以禮只在宜損宜益
上便可照見百世宗建曰然禮為世運之主淳氣
化有容穆風俗有遷改總由此禮變通此實字實
一大局面也聖人語意不是因往知來全是把古
今因革大道理判斷一番

上文兩個可知非謂此已往者易明白也言當時
道所損所益提當時世運看來確確乎有可知者
非必待更新之後而後知之也則雖或有繼周者
又豈不可灼然預覽乎百世可知其文氣全在上
四句故講因夏嗎處便須得三代因革明白可



見的意思透方與末句相關。

八倫第

禮本章

諸生問儉與戚還是本否宗建曰禮之本在放初
一着人所想像不到處林放却商量到此何等完
全故以大贊之然本無可舉似姑以不傷其本者
示之試想寧儉寧戚這般語氣本已躍然可思肯
先提一禮字有宛然想像之意蓋聖人嘗以此等
語勸人深思也○鄒季敏曰說一句禮與其奢也
寧儉已是完了又拈出喪禮一句疏明上句。



諸生問木字畢竟可言否。宗建曰：人而不仁，如禮何？敦厚以崇禮，聖賢故已，一口道出矣。

素絢章

諸生徐承律講聖賢問荅總之雜禮各有崇重本質之意。宗建曰：此論亦是，但吾意聖賢兩兩相商一言一轉，絕無粘帶。却後人勸得為膠求深反淺，意味索然。耳于夏豈真不解詩言，只要就此想出個意思，故向夫子問箇商量。不意後素一語，却被夫子撞開了天機。故說然而前曰：然則禮其後起者乎？子夏不是抹殺禮正深于求禮，見得禮非無自而起者。夫子一生綜禮，正想着個本在，却被禮後一語撞開了天機。故又不覺喟然曰：起予者商也。三百篇盡如此看，何等快活。聖賢前後語意不過如此。論詩知學，未免死煞。○鄉黨章曰：此章書今日纔見天日矣。○卽如世人講禮後，亦只說得文後耳。禮該文質，通體俱後。起予起字，如雷起之起，忽然而發。故曰起予。繪事一語，含蓄自深，却未便指到禮也。

夏禮章

諸生周光霽講曰這是天子以從周之思迨及二
代故有此言宗建曰是也首便須提周禮原監二
代而成者禮之失也遂舉而指其本自非取先朝
初意一規正之則禮終不明而不意其亦竟沒于
浮藻也故夏禮吾能言之末句要講正欲以
徵文考獻之權責重當時有無限感慨低回不能
舍去之意禮不以有文與獻而存無文與獻而亡
惟聖人自知自信故自能言但無徵証則衆必疑
耳○鄭學敏曰味末句評意想似天子以已言爲
文獻而望人之徵之耳

問稀章

諸生講此章多未得語意此章妙處俱在傍觀描
寫當時記事者識得這種意思故其言有味夫子
語氣有餘不盡要十分含蓄與中庸上窺講不同
不知也亦是形容語氣如其說二語血脈從不知
也來重在想像稀義深遠上若前死講不知後只
死講知之易於治便失培題情矣注中非仁孝誠

此禮是二章
其詞宜天之二
事皆說之妙
聖心對物不
動文脈其有

卷七十四

禮記天子意
禮記天子意

禮記天子意
禮記天子意

禮記天子意
禮記天子意

敬不王不侔二昆自是夫子意中事不可作口說

語○稽意深遠只看既灌章注自明祀始祖矣而

又推始祖所自由之帝祀之這種心腸直要進到

渺茫不可測識之際以求至此天下之大真正只

如一滴骨血何視何味何遠何近諸生今日試看

眼前諸人姓張姓李苟求其始總是一家既是一

家何恐相爭有司若識得此意決不忍一念戕民

諸生若識得此意決不忍一事傷人百姓若識得

此意決不忍一行乖當各處此意便成至治一句

微波直歸源下一絲雲氣直到微茫者之一言真

足聖賢精微之學莫細細看云也

周監章

諸生胡鍾麟講曰夫子緣末俗之弊矣却原來制

作精意故思周初之文以志感宗建曰從來聖人
不能與氣運相違周承二代後自須有斟酌會通
以成一代之治故雖文章日盛而真心亦日暢郁
郁不只言感有生意流動之意吾從周正從郁郁
帶貼來見得此種生機自然雖狃須索以此綱繆

如此言乃其
在夫子前不
在居此



方有真味。正聖人欲從先進本旨也。

尚忠尚質尚文。古人雖有此言。要亦後人從風氣上想像出來。故有此論。其寔忠質文如何雜得。一代自有一代之文質。聖人當時豈真出着告示。教人崇尚。夏商何嘗無文。周初何嘗無質。其豈言分別者謬也。

太廟章

嘗看四書句記云是禮是知皆是當下語。絕不待着安排。夫子承或人之言。初不計其知與不知。而但據此一問。却是禮蓋夫子當時自覺少此一問。不得依禮起問。豈曰非禮。此情須煞得含蓄。有餘味方妙。

事君章

只爲發充慣了。另是一番人心。便另是一番眼孔。全不曉得禮是何物。故夫子此言非爲自己分疏。寔所以提醒人心。挽回世道。大意謂今之人事君。盡禮便叫以爲誦。彼其所謂誦者。直以盡禮當之。而禮竟無以自白于天下。禮發一慨也。

全要描寫一段堪嘆情景方是。

封人章

諸生問夫子憂心甚切終日只欲用世封人還是料度夫子必得位設教否宗建曰非也若如此說封人眼孔不着矣蓋封人是亦有心天下的人必有與夫子相感召者故一見便相定了夫子的結局聖賢現身各自有爲封人却從千古聖人局面之外看出夫子一番出世因緣固非具天眼者不能也。

節武章

諸生問此章還是論舜武否宗建曰非也美善皆就樂上看性反禪伐皆朱子推原之意夫子只是論樂未嘗評二聖註中意只好于起末作記者口氣一說耳○鄒宰敏曰孟子論人品却道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蓋造詣由表達外觀樂因表會裏。

里仁第

里仁章

諸生問此章還實論擇里。還依孟子註正講宗。建
曰。此還是借話。莊子所謂寓言十九也。首便要提
仁之不可不處。卽一擇里。若不處仁。便不得爲知
了。蓋借卜里。以明人當擇仁而處之意。須得言外
之意。方有味。若寔論擇里。則語意似小。若實寔正
講。又覺直率。

仁者章



諸生都把好惡得盡講能字宗建曰這個能字。要貼着無私心當于理說。蓋好惡不得其當者。却是不會好。不會惡。故惟仁者曰能。仁者本心全現。不落一邊。明鏡止水。纖毫不錯也。

富貴章

諸生周光霽問此章還拈一仁字作主。否宗建曰此章論仁。是露出顯然公案。判斷人心。蓋人生只有富貴貧賤兩境。人心只有欲惡兩情。此仁不仁大界限也。人若此處站立得定。便是存仁的學問。若此處失脚。便是去仁的供狀。故爲仁者開場要在此處着力。然所謂不去仁工夫極密。若此心一息放鬆。欲念忽起。卽貪富貴之心未除。惡念忽起。卽厭貧賤之根本除。終帶錮氣。不是真全。故惟終食之間無違仁。雖至造次顛沛。湛然如鑑。不動分毫。方是不去之盡。方能除得欲惡根株。蓋富貴貧賤。是大段工夫。從關頭上說也。終食造次顛沛。是精密工夫。從源頭上說也。註中取舍存養意。却不錯。但不宜分兩截耳。



觀過章

諸生講過字俱就有心于過講去宗建曰太看得
煞了過字該得有心無心兩項本文與註中俱活
時文就苦心一過無講似以過為必不可少之物
矣。

朝聞章

諸生講此章都涉佛家了生死話頭宗建曰此雖
是至理此處語氣都不要如此說蓋人能隨道便
不虛度了一生故夕死可矣聖人恐人之肆而生
故把夕死字形容道之不可不聞若如前講反覺
落套。

懷德章

諸生間不言懷利而言懷惠何居宗建曰欲道盡
小人情態須當體惠字只為胸中障礙純是一片
私思小惠的心憧憧往來全不知有天理國法終
其身營營役役相嘔相沫彼此為利雖至背公誣
上亦所不惜故夫子特為拈出此字建嘗謂一丘
一壑之戀私思小德之酬皆是私惠私心道小人

樂正春是
忠的人體是
德是德悅的
人則語次重

不要輕視了他。

禮讓章

諸生李文徵講此章謂夫子拈一讓字以明禮之實宗建曰這還不是本旨禮讓原是相連字眼雖要重讓字然不可以讓爲實以虛文作禮此節正要明禮之于國甚重不可一日不用起處須得此意及起如禮何語意○大意謂爲國者全要養人遜讓之心昔先王教民以讓而設之爲禮正以厭柔天下之志使就于平未聞禮讓之外別有治道故使爲國者果能以禮讓爲之國便治了如不能以禮讓爲國則雖治術甚巧其于先王範圍一世之精意已丟過在一邊其如此禮何哉如禮何口氣與如天下蒼生何口氣一般正謂禮之不可截却也。

一貫章

諸生駱從宜講曰一貫之語投曾子之將悟忠恕之解破門人之乍疑宗建曰此言是但不可分兩截耳一呼一唯直是下常只爲後人看得十分齊

特所以愈求愈遠。不知曾子平時。正在日用中。討個歸宿。苦無甲證。一被夫子提破。而今始覺此道。初無淺深。初無內外。聖神功化。只在我目前境。界便可了得。所謂明眼之人。撮金成土。撮土成金。信手拈來。無分勝劣。故四門人問。而卽舉忠恕示之。蓋一貫可說不得。不可說不得。若言可說。一唯亦多。若言不可說。滿前皆是。嘗記慈湖先生云。夜半爨火息滅。饑者索食。對燭而坐。不知燭之爲火也。則亦終饑而已。忠恕之論。燭喻也。

夫子之道二句。雖是措語。一貫却仍要體貼。忠恕發揮方得。接引門人之意。不可一味談空而已矣。者言只此便是。非竭盡無餘之謂。○鄒萊欽曰。一以貫之。歇口踏脚不得。言一直貫去便了。非擊道箇一去貫甚廢物件也。山河大地。虛空總屬自心。現影。忠恕說心也。

訥言章

諸生問此章與慎言敏行有別否。宗建曰。以謹言勉行。窺君子猶未足盡。君子也。惟窺君子於言行

此章是道。乃
後人常見好
處。曾子言曰
言子居處上
言子居處上
言子居處上
言子居處上
言子居處上



之前自有一段淵然氣象之意無一時放下過輕
警情不得之言行而得之此心要想出欲字意思
說起方是然亦勿拈出一欲字作骨譜

不孤章

諸生問有降還是論理否宗建曰此自是實事世
人儘有俗名立節高自標持却只成得一家之業
豈然動人欣慕終與人心不洽惟德之于人如饑
食渴飲不期其合而自合此人心之同體故真修
德者自然不孤必有人來親附有降猶言有幫手
不要說到千秋百世話頭

事君章

諸生問此言還是教人知止否宗建曰此非徒教
以不合則去之義正示以諫君親友之道畢竟事
君交友該在大頭腦上着力不宜在細微上煩瑣
話中不行則去意勿泥



公冶第

漆雕章

諸生講吾斯未信都謂漆雕開實實能信故說未
信有文王望道未見之意故夫子悅他宗遂曰太
玄虛了。大凡見解上的信易。實境上的信難。今人
儘會懸斷古事。談論道理。何等了了。却到實際上
這些俱用不着。可知我平時自信者。俱非本色。都
是含糊自瞞過也。漆雕開查得自家定定有信不
過的去處。決要打破。決不肯黏塗苟且。這種心腸。

子思本信而
後信其所未
信故云已見
大是者子路
不曉是說加
其不知焉不
知也吾是河
有天子亦有
諸君信其
將解信其



方稱真篤。這種學問。方得牢硬。這種人于世上。方纔有箇真正究竟。決不如世人只在體面上安排。半水裡挨轉。故夫子悅之。正爲指出未信兩字。悅他當下一念也。斯字猶俗云這裏。正就此心獨信處說。夫子正喜他說得實落。特解却反說到玄妙去了。不如註中篤志二字爲安。

英愈章

諸生周三省曰。子貢差處。只在聞見上着力。夫子要他進于心性宗。建曰亦是却未甚切。子貢好以知勝人。故夫子提醒他。首句不是平平比較發問之詞。言汝一向自認聰明。畢竟與如何。全是打勸他。要他尋向裡而一步去。

子貢已是尋出自家病根。玩其語氣。有慳憤漸悔。耻不若人之意。正是其真心奮發鼓動處。正好激厲振作他起來。故曰弗如。蓋子貢既自供認。夫子便索與膝定。不容他不激發。不洗脫前病也。○人之學力。隨見地而發。只看得自好。便無進步。若聰明人。肯認自家不如人。必將掃盡舊習。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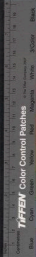
魯發此便是上進根基。故曰吾與女弗如。大意謂汝既認真以爲弗如。吾看汝這等心思意氣。必不苟安。今日必將求進于回。吾正取你這不如處。此句緊緊含蓄打醒激動口氣。方是。註中自知自願意。猶影響。○篇中孰愈何敢望。兩弗如相照映處。便是題神。作文只將此意提撥。不得拈知字作骨。反向子貢口語中討法眼藏也。

見剛章

諸生賈應詔曰。夫子正爲似剛非剛者。故首發此。嘆宗建曰。非也。剛足以真道統。維世風。故夫子有未見之思。意思儘大。或人鑽秦申張。夫子却就根判斷曰。根也。慙焉得剛。慙自是剛字。註斷然。夫子發言之旨。原不爲辨剛。而發時文于起處。便粘照下二語講起。甚失宗旨。

欲就人心。中粘帶隱微之處言。人心一有夾帶。便是受銷鑠之本。

東坡曰。夫子未見剛之思。難得如此。而世乃曰。大剛則折。士患不剛耳。長養成就。猶恐不足。當憂其



大剛而懼之以折耶。折不折天也。非剛之罪也。

性天章

本法既長乎
人其性其性
性性性性性
性性性性性
性性性性性
性性性性性
性性性性性
性性性性性

諸生張用橋曰。此是子貢悟後之言。看得文章性天合一否。宗建曰。萬紫千紅。總只是春。然萬紫千紅。却又喚不得春。子貢此時。正要尋到春意上也。蓋其平時親承無言之喚。覺得一向來可聞者。僅與四時百物。止屬行生之象。于性天消息。總無干涉。此乃將悟之言。有徬徨想像。活計俱窮之意。不覺渾身作妙悟語去了。大意謂聖人之妙。原非語言可盡。學於聖人者。亦非口耳可承。假如二。三子以文章求夫子。亦何嘗不可得聞。只是一說到性天。便不可得聞了。是何性天之難聞。一至此哉。蓋即文章之易聞。形出性天之難聞。要得上下相形。語意若平寔說下。便不得解。

善文章

諸生都怒。畧首句不講。宗建曰。首句不可經過。大凡交際之生。起于論交之前。不先有一段真意。持以與人。故交多不固。惟平仲之交。覺得交道中有



多少意味。夫子有味乎其言之故特寫之曰善文。又而敬之。只一指點他善處善字却說不盡也。○只敬了便諸學不投。諸疑不作。友朋疑聞之端。雖多其笑總自不敬生來。

伯夷章

諸生講夷齊惟清故纘塵不帶有惡卽惡能改卽忘宗述口清之一字。孟子特地拈出爲伯夷一字之評。此處不得便作夫子語氣。嘗思夷齊不念舊惡。原無榜樣。只就他心境空澗上摹出。恐是用看亦無定錄。又只就他不念處摹出耳。此是聖人進思想像之言。舊惡舊字如殘影晚輪。忽焉過去之解。隨惡卽空。若說到改與滅上。正未免有心矣。夷齊心境如雁過長空。影沉寒水。雁無留踪之意。水無懸影之心。不念不怨。兩邊不動。

乞籬章

諸生問徵生還是有心掠美否。宗建曰。此論太刻。古來只爲周旋世故。念頭壞了。多少人品。假如徵生乞籬一事。何等委斃方便。却只是第二個念頭。

便非當下本念。故夫子有處于其事而嘆之。不重
在議發。生指點要人。不向轉念去也。下文巧言。匿
怨兩段。亦只爲加了一分周旋意思耳。○郭廉敘
曰。巧言。匿怨。章時說多言有這樣人。而吾耻之。則
當云。巧言者。匿怨而友者。聖人向空與他相罵。一
場何益。味語意。謂巧言等這樣事。甚可耻。丘與明
參耻而不爲。兩之字。及注中竊比老彭意。可玩。

淵路章

諸生講相榮講曰。此章不必比較優劣。總是一副
公物心。陽宗述曰也。還要在語言之外。得些妙處。
要想當時聖賢聚會。不肯虛度。就此閒時。彼此勘
驗。各呈本色。一堂之上。悠然有會。穆然遠想。這種
光景。自有無窮意味。須寫得出。方妙。聖賢志願。有
一分。只道得一分。子路於去私學問。兼用力來。故
直道其公物本懷。車裘共蔽。莫認做小。不只要像
俠士口角。顏子起手便從性靈悟入。故其言俱從
性地無流滑上說。子路聽得這般境况。覺得顏子
之志。已自顯然。故又進而求之。夫子可以想見古

人求透無窮之意。

聖人一詞廣大心居。雖要寫得微細。不要只作四物。不頭然這種志願。隨時隨處俱用得着。寔無等待。近來時文。必要說到世如三代。云云殊失自在。

見過章

諸生過講。做絕望口氣。宗建曰。聖人凡說吾未見已矣乎。這等語氣。俱是致望之意。假如見過內於自然。放應如此。不要先說難了。首須提人既有過。卽內照之明。自應隨過而起。人既覺過。卽克治之。身自應隨覺而生。故見過而於吾言以之望人。而今遂已矣乎。○鄒摩敏曰。已矣乎。猶云終不然罷了耶。

齊也第

居敬章

諸生問居敬者自然行簡否宗建曰行字內正有工夫說不得自然然居敬者却便可簡其簡處亦只是敬嘗讀王文肅集曰太上嘗精神于事其次借事鍊精神最下者爲之役君子精神無處不貫惟有無小大無衆寡無敢慢之心而後能多事化少有事化無其行簡處全從他精神縝密上來若只要求簡簡之一字誤世多矣又嘗記邵文潔云

居敬章本
一引不同
二心無物
三於自然
四如此
五此中門
六式其
七子其



竹頭木屑皆神奇。奔走送迎皆學問。古哉此言人
惟看得薄書爲粗。懸綱爲苦。一切厭薄。憑者一節
縱行一事。縱然簡省。終成踈畧。孰如居敬者。看此
外邊一切。皆是我心性所寄。此心無定。不到過忙
能閒。遇煩能減。人所百求不得者。我自可一竿便
了。真正愈密。匪愈清淨。卽人但見其踈。綱綱目。却
不知其空閒處。俱是精神流注到處也。

使齊章

諸生鍾維翰講曰。對問只有個中正道理。寫惠德
廉。俱是賢人太過之行。故須裁之。宗建曰。此論亦
是煞細玩本章語意。原自了然。先提一使齊。便可
見本無可與。次又提一爲宰。便見本無可辭。與登
與廋。已是隱示之矣。周急一段。不過統爲開論。使
冉子自悟。其不當與者。固自在。語以牙辭。已是明
示之矣。鄰里一段。只是代爲處分。使原惡心安。其
不當辭者。固自在。記者見得聖人隨事恰當。而又
有一段。流通再兩之意。流于其間。故特表之。惠廉
二字。却是後人添出意見。

其心章

諸生問曰。心是何物。仁是何物。中間如何着個不
違。宗建曰。心如明鏡。仁則鏡體之光明。光明與鏡
有何分別。但就其爲塵掩時。似乎失明。就其不受
塵時。依然如故。故以不違狀之。首須提仁爲人心
本。是一物何緣合離。本自渾然。何緣用歇。唯心以
着於處。違故仁以乍復爲至。方人有如回也。云云
全是進諸子於回意。蓋回從心上得力。鏡體全現。
故仁常顯而不違。其餘諸子。于知見情識拂拭。鏡
體未全。塵時暫明。仍復暫昏。終不能久。日月至猶
云。日計月計。是形容去在不定之意。此正是違仁
處。講不違仁。要與日月至相反。○鄒季敏曰。程子
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也。穀種但令不違生
性。外面攪不得一毫氣力。故不違仁。便是顏子心
學。味三月字可見。非另有學做到不違也。此正是
本體之工夫。勿作成驗說。至字則生性個自現。日
月之至。日夜之息耳。

賢哉章

諸生姚繼元講曰。顏子之樂。單直如此。千駟萬鎰亦只如此。夫子體貼得他樂處。故深取之。宗建曰。此論未盡。凡論人造詣。須看他當境何如。夫子覺得顏子一種欲罷不能之趣。任他逆境當前。只無改變。所謂吾見其進未見其止。夫子寔寔有味乎其精進。故不勝嘆賞之耳。顏子之不改寔與子之忘寔意味相似。故贊處正是取他好學處。

附尋樂

樂者。曼之對也。使心果無曼。則樂亦無可名矣。曼者。又樂之代意。使心必有樂。則曼亦未能空矣。何也。人心之虛也。一物介焉。則繫繫于曼者。視天下無一而不可愛我者也。繫于樂者。知天下之得而曼我。而借樂以排之。猶然見有曼樂相待之境。其爲心之累一也。何也。人心之體。空洞無依。無曼可藏。何樂可受。其曰樂者。不得已而名之者也。惟無平樂。自無不樂。舉世所謂曼與樂者。俱有所不人。而賢且智者。必欲却曼以明樂。其于空洞之體何與乎。故夫真樂者。無可



尋者也有可尋必有境之可寄有物之可緣者
也有寄有緣之樂有耽嗜卽有厭離有欣羨卽
有蒙着心苟有樂爰必烹葵飲水之爲潔而鳴
鍾薦鼎之爲汗紫芝白石之爲清而朱輪丹戟
之爲垢乎故凡樂之有可尋者皆非人心之真
樂也人心之樂非情非趣非思非爲苟亦樂通
亦樂憂亦樂樂亦樂中庸以喜怒哀樂並稱而
喜怒哀樂總之樂也空洞之體無所不涉無所
不空虛中之影木中之相百鳥在尋索之欲尋
樂者繫于樂繫樂之與繫愛一也然則樂終無
可尋歟不然也孔之發憤忘食也顏之未足其
止也彼其中所學學者何物乎惟有終日之學
學始有日用之自得不戒慎不恐懼而欲求飛
天躍淵之光景得乎然則欲尋孔顏之樂者亦
先尋孔顏之憂欲尋孔顏之憂者亦尋之屋漏
之獨而已此則善于尋樂者也

力足章

諸生姚繼元講曰天下本無力不足的力量不足者

二語只就再求所謂力不足之說言之亦必申道
而廢今女明明自畫一起不肯用力豈得曰不足
宗建曰看得極是力不足二句原非寔說須要說
得口氣活動

女爲章

諸生徐華律講曰君子小人只該就真偽上講宗
建曰此是正論但箇中君子小人真偽兩字尚該
不盡凡得學問大宗旨太易函者曰君子儒僞名
立節斤斤於逃福之間者曰小人當子夏爲信聖
人規模殊狹故欲其扭回爲次自勘門風此說自
不可廢龍溪先生曰從來聖賢皆自出手眼何嘗
有樣子學得來凡依傍樣子者畢竟不是大人也

山戶章

看來此語不是惟嘆還是提醒衆人之言畢竟世
間那一人能不由道者只是當面蹉過不能隨處
體認耳只如今日大衆一會口中說着聖賢耳中
聽着聖賢目對明倫之堂足巖揖讓之地立必鞠
躬坐必端正相悅以解相質以疑人我之相不生

世俗之想不起。不特安排。不故擬議。只這先景。頭是道。那個不受用着。卽此便是不著之著。不察之察。不出之出。却或難了會時。議論見識。另是一樣。本冠動作。另是一樣。向來齊齊整整的光景。一時撥開。看來這齊齊整整者。元自在也。只爭你自不理會耳。諸君只把今日坐此一會。講此一章。這般意味。常自打照。如長流水。源源不斷。便是真正知道實學。何須面壁蒲團。高山遠水。然後誦道。偶言及此。莫謂是講虛道也。

生直章

諸生徐聲律講曰。兩個生字一樣看。緊相呼應。天地之生機。惟直遂始暢。屈曲卽鬱矣。故人之生。本直絕無委曲夾帶將來。說直字要與生字相關。下句方有情。宗建曰。此論極的。嘗讀東坡曰。天之生物必直。其曲必有故。非生之理也。木之曲也。或抑之木之曲也。或碍之。水不碍。木不抑。木嘗不直也。凡物皆然。而況于人乎。○鄒聲敏曰。眾視耳聽。手持足行。極爲直率。這是現在實有的。說去說妙。索

隱行惟欺天欺人俱是固不以枉對直而曰固最
可思。

知好章

諸生問此章知好樂還平序否。宗建曰此章選以
知字另提言學之入門須索要知然空空之知那
得如好好雖已勝于知然畢竟還不如樂此節語
氣知字輕樂字重而好則居中則言學貴好而
又不止于好若順文平序似少光景。夫子恐人以
知爲極則事。故言知上還有工夫到此境界已無
滌漏然能好之心與所好之物猶隱隱未忘任是
工夫綿密終屬克治之門非究竟無爲之旨。院須
至樂方是登岸之日。

語上章

諸生問中人下的還與語下否。宗建曰道只有上
聖人之言無語非上只是人之根器承接不同故
語有不可不可之異。夫子見得可語之難其人故發
此嘆非真分人之上下而語之也。

務民章



諸生徐摩律講曰。心之分明處曰知。眼前自有安
落道理。捨之不事。而用心于渺茫不可據之地。分
明者安在心之統一處曰仁。心性內自有真正工
夫。才去做時。却便分心于計較功利之私。絕然着
意在。蓋夫子舉其最難剖判。最易夾雜者言之。故
講知一段。必兩邊合說。云務在民義。而鬼神却自
不去致煩。乃得剖判精明。意出講仁一段。必緊着
後獲以來。其無所爲而爲。乃得純心自然。意出。若
獨重民義。便是知者當務爲急話頭。若獨重先難
便是無事後得話頭。非此處話意矣。

宗建曰。說務義一句。要照知字。只在倫常日用上。
認真做去。精神心術。都在至公至顯處用。方見他
真正光明。後者去却不管。若去私而預擬一私淨
之程。則現前便被此心遮碍。私未不得去矣。

樂水章

諸生問仁智原是一理。只作一人看否。宗建曰。仁
智性之德也。性根初無分別。而造詣自有各到。有
以解慧入者曰智。有以涵養入者曰仁。世間實有

此兩種人。夫子欲描寫仁智而不可得。故就山水指點他意。衆智非獨樂水。其趣却自與水相會。仁非獨樂山。其趣却自與山相會。人所千百言難盡者。夫子止以兩語寫之。只就虛境畧一指示。神情躍然如善畫人者。只盡其大意也。下面四語。又就他樂水想見得他動。就他樂山意想見得他靜。樂又從動處想來。善又從靜處想來。總是一篇想像。光景說者都看得死煞了。

博施章

諸生謂子貢此問太涉高遠。故夫子約之。近取宗建曰博施濟衆。原是仁者之極思。子貢此問。志量甚大。但以此求仁。便失本領。夫子示以求諸己。便有從入之方。二節總是一意。無仁恕之分。

己欲立而立人之念。隨之。己欲達而達人之念。隨之。己身雖微。萬物之情已備。能從此欲取譬。六合之廣。只在現前一念。真是有準則可下手。而非必泛而求之民物也。○鄒慶敏曰博施濟衆。還是仁之事。然衆是仁乎。施是仁乎。不知何處是仁。夫子

只就欲立立人。欲達達人的心。一指示之曰。這裡便是仁的所在處耳。方猶云方所也。可謂仁之方。不曰爲仁之方。

述而第

默識章

諸生問夫子自任不厭不倦此却說何有還在默字上分淺深。否宗建曰。默字自是不厭倦宗旨。從默說下亦好。却不可在此上分淺深。蓋聖人一生只把不厭不倦自慕其樂。真正覺得此種意味無窮。故後曰云爾。此曰何有。總是夫子寫其真定處。不嫌語氣兩樣也。何有于我。正是自省意。哉字與三省乎字一樣。此句只就上三語形容盡意識。

絕不要涉推干語氣。默而識之。言悟也。不厭不厭
百修也。默識一語。投解不識本體的。差工夫。不厭
二語。默破不做工夫的。假本體。○默字只照註中
不言而存諸心。解極當。天下道理。只從口耳上說
者。其中之停當必淺。故曰道聽塗說。德之業也。默
而識之。猶云不言而躬行之意。時文動以維玄維
默解之。求玄及雜。

吾憂章

諸生則泰運講曰。要見學問頭目。新方無窮。極宗

老曰。要緊吾憂句。說人只在體面上安排。儘可安
穩過日。若真正從自家身心上仔細檢點。有多少
還不得去處。故聖人說吾憂。定是有憂。修德四句
要看得細。本體上有些毫走作。些毫滲漏。縱事事
循規。只是邊幅功夫。喚不得脩德。要把千古道術
自我提醒。聖賢血脈自我承接。說一句便可做得
一句。論一番便可受用一番。若只口荅耳領。說食
不飽。如何喚得講學。義字極微。徒字極活。推勝任
運之妙。賢智之所不及。排彙傑之所不及。委者也。

一曰此子修
二曰此子心
三曰此子氣
一曰大有德



言中見善二字尚欠的。○鄒肇敏曰不脩等則等
都在吾憂中討出。蓋曰若德之不脩等皆是涉憂
惟日以不脩爲憂而日求其脩非有不脩然後引
爲憂也。

志道章

諸生胡鍾麟問此章還重學有漸次否宗建曰據
此似有淺深却不重在漸次上。夫子只平平指點
學問的境界。始基須索要立志。故曰志道。持守須
索要定力。故曰據德。涵養須索要融洽。故曰依仁。
却又技游稅一句何也。蓋人無時無稅無處無稅。
正此心性空明可以游戲無碍。故惟優焉游焉與
之俱習。卽與之俱行。從其志時游之。卽爲志道。從
其據時游之。卽爲據德。從其依時游之。卽爲依仁。
此微上微下之工夫。千古論學之丹頭也。人游于
稅如魚游于水。水與魚相化。水卽爲魚之生機。人
與稅相化。稅卽爲人之靈趣。生機一刻不可相離。
靈趣不可一刻不活。謂依仁之後方游稅者。謬之
謬也。曹頤前輩曰。後面與詩立禮成業。便是游稅。



兩工夫正好與此章參看。

用行章

諸生康廷獻曰此章前後語氣不必相關只兩兩散說為得宗建曰也。要想着當時這一會大意。大抵聖賢經世之學與心性之學不作兩概。故以此出處則舒卷無心。絕不着些毫意見。以此任事則鋒穎消除。絕不露一毫意氣。若一落意見。一着意氣便失却應世大本領。大機關矣。夫子一日向顏子商量用舍。正為他本領上得力。子路却全不理會。三軍一閱。色相熾然。故夫子把經世大機關器化之。亦正要他體認到裡面去也。臨事二語。此是千古聖人兢兢業業的心腸。誰人不用而行。又誰人用之而不行。誰人不舍而藏。又誰人舍之而不藏。但于用舍時發留意思。便為用舍所滯。行時止見得有行一邊。藏時止見得有藏一邊矣。惟聖賢之心分毫不起。其視用舍真如寒暑之去來。視行藏真如晝夜之夢覺。不特耽戀功名之心不設。卽耽戀泉石之心也不起。不特



抵脫窮愁之見不生。卽擔當世道之見也不着。以道奉舒。泯然無係。信非孔顏莫與也。

聞韶章

諸生賈應詔講曰。韶言傳述畢竟不如耳聆之親。故云不關爲樂有深幸。得聞之意。宗建曰。聖人之心。衆情俱寂。一念澄然。其視水光雲影。鳥語風鳴。無一非其活潑之妙。况乎目接韶韶。其所忻會者。豈猶然在見聞知覺之中。聲塵音響之迹耶。不關語氣。猶俗言從何處得來。乃贊嘆不盡之詞。似不必作比較語。

東坡解曰。夫子之于樂。習其音。如其數。得其志。如其人。其于文王也。見其穆然而深思。見其高望而遠志。見其黯然而黑。頰然而長。其于舜也可知。故三月不知肉味。此論深可會。

衛君章

諸生問子貢之問夷齊。該直說出避國一事。否宗建曰。吾意正以不直說爲佳。試看當時聖賢一問一答。全然不露。兩兩心思。有無限意味。若一句說



破便索然矣。

國人權輿拒賄于道理上儘說得去。却于本心上畢竟通不去。所謂于汝安乎。斷然不能安也。故于貢推究到心上。夫子拈出一仁字。暗暗指出此公案耳。

飯蔬章

諸生質應語。語曰。聖人之樂。正是其義理之趣。差字。要看宗建曰。不必如此。一章。通要說得虛活。只爲人極喜順境。惡逆境。謂必逢時展期。乃可自適。不知性天至樂。正在此。其如脫水煎。煎樂亦何嘗不在。樂既無所不在。而又何樂乎富。何樂乎貴。又况不義之富貴哉。其于我。莫如浮雲耳。蓋樂可以涉貧賤。亦可以涉富貴。樂在則富貴是浮。貧賤亦是浮。貧賤與我無關。正不妨于處用富貴于我何關。必欲得之爲快哉。○如浮雲。正可想像。亦在其中光景。

學易章

諸生問。過爲過。失過字。否。宗建曰。學不探原。經休

費心與理二
字正此處皆
有餘



傍道理終滯格套。其於天地變化之妙。吾心無思
無爲之體。終不相合。此便是過。夫子真正覺得性
體闊濶。理事無碍。些毫意思。了不可涉。故深有味
于易而言之。其在知天耳。願之時乎。○顏子不
惑。謂之好學。聖人學易。以期無大過。最可參之。

釋言章

諸生講雅字。都謂聖人以常道訓世。故一本于經。
宗建曰。理亦是。而未親切。雅訓常字。常常言之也。
非平常經常之謂。凡言不切于日用者。偶言之而
可喜。屢舉之而易厭。惟這三書。是談人一生。就
人一生。那一處不該着性情。那一處不該着節文。
那一處不該着政事。就一時而變態屢生。就一人
而機宜各換。其中精微委曲。真正日日言之。不盡
日日言之有味。到處不離乎三經。安得不常言之。
蓋聖人教人。只是要人有實受用。故雅言全重切
于日用。愈除却日用之實。卽函關之五千言。西竺
之三大教。其文雖煩。却只一句可道盡也。

發憤章

諸生問此章意思何如。宗建曰：只爲人看得聖人
神奇，故夫子自把好學樣子示人。首須從好學意
提起。言吾夫子亦止此平常日用之間，覺得他自
有徹底的精神，與世人半上半落者不同。見其常
惕勵時，則有憤焉；憤一發，卽食亦都忘了。見其常
融洽時，則有樂焉；樂之所在，卽憂亦都忘了。此種
心神，一味凝聚在學上，卽至老之將至，愈放舞愈
覺發揚，愈發揚卽愈覺欣暢。只管相生做去，沒箇
歇腳。直把憤與樂結果一生。此其爲人可謂云爾
已矣。聖人提出一老字，正見已之憤樂不間暮年
以自明其好學意。若只泛用循環無息等語發之，
似欠精切。云爾爾字，正應爲人要重發幾句。蓋學
之不振，夫子一生只以自予。其于顏子之沒，則曰
未聞好學者，真是舉世無一發憤之人。來世無一
自樂之人，非夫子不能遺其終身受用之實也。

好敏章

諸生問此是夫子寔話否。宗建曰：昔羅念菴先生
謂世間無現成的良知。近閱四書劄記，謂世間無



現成的聖人只有做成的聖人。此等語。煞要理會。
只如此章夫子實實是生知。却亦實實是好古敏
求。蓋聖人自有聖人的工夫。但如明眼人脩行。步
步在亮路上走。不似盲眼人脩行在暗路上走耳。
○上句曰知之者。下句曰求之者。明是相對兩箇
之字。爲是何物。這件東西。要增些子也。無所容其
增。要減些子也。無所容其減。容不得自家聰明特
不得自家力量。一器一滴。須要與下聖。打箇對回。
方無杜撰。須從此討得題中消息出。

諸生問象山先生謂論語上有無頭柄。是如
而時習之。知及之之字。畢竟何所指。宗建曰。若有
可指。便有頭柄。有頭柄。便是後來義學。塞口矣。從
來聖賢多少詮註。俱是假立名相。從何舉似。必欲
舉似者。吾輩紛擾時多。間有一刻靜時。一物不着。
却會惺惺。這是何物。不得已而名之曰心。畢竟此
血肉一團。何從惺惺乎。諸君根器不凡。試各就此
一刻時。認取當知之字。下落也。

無隱章

一則習時
論語七篇八
章句說
不待言一曰
心或謂心
字或謂意



諸生周光霽曰門人以言語求聖人故夫子拈出行字示之宗建曰夫子只以常行破隱字不必對言字蓋二三子終日高探遠索欲尋透箇夫子却不知正在平常處當面錯過故一日忽指之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此句不是空談開口說着此句正是指點出他向前妄情無隱二語正把平常行運示之後來是丘一語正應着首句見你從前摸索疑我爲隱者這不是丘惟無行不與者這才是丘今他當下便見欲他着察耳此句不可作無行句拖帶語夫子又特拈此一語以致囑咐之意最有味吳因之先生云榜幾七處徵語是破除妄見故令阿難左摸右索以告之夫子是丘一句是喚轉路運故令下直指真體以示之自後和師一篇鄉黨一篇似已尋着夫子然非真心領會恐猶然摸象之見也

四教章

諸生問聖人之教果有科條否宗建曰聖人不以玄虛誤世故俱就其切于身心者提醒夫人蓋無



科條中之科條。二。三子傍擬之如此。實非夫子立此爲題目也。

見聖章

諸生康廷獻曰。夫子深愛聖脉之絕。故致思有恒。以留聖脉。宗建曰。聖脉到底不絕。陽明先生所謂滿街皆聖人也。夫子此論。見得人有恒心。便人人具有聖胎。人人可做聖人。却自被習心埋沒。將聖人種子撒向深坑。豈不深可痛惜。全是要人惕然自進之意。夫子發言之旨。全在末節。兩斯可矣。正從難乎句發脉來。不得而見者。非言聖人之難。正深冀聖人而慨然發此也。末只用無恒反照。而有恒所以可取處。已躍然言外。蓋人只把恒人與聖人看做兩概。不知完得恒人。便是聖人。結果似懸而根苗無二。思之思之。安得讓過聖人。便謂千古絕德。終不可到乎。三節語氣。有無限深情。一字一珠。莫說得嚼蠟也。

鈞戈章

諸生問不綱不射。還是取之有節否。宗建曰。卽此



亦是大聖人善說法處。蓋使人盡不綱。而魚之全于淵者多矣。使人盡不射宿。而鳥之全于天者多矣。釣夫之意亦方便之門也。若止說用之有節。看待聖人太小了。

不知章

諸生問聖人如何教人。從聞見求知。宗建曰。聞見上無知。却能觸發吾知。若不從聞見上做起。功夫有何着落。惟實實參驗。將此一點靈明。充格附行。隨擇隨過。隨淺隨深。或之知。幾不墮落懸空。纔有

實証。不知而作。正犯了自謂上知的病。夫子特特爲他下這一劑。使之虛心下氣。做些次根的工夫。庶幾不至退墮。次對生知而言。入門雖殊。總之是一家。人可追隨而上。非有懸絕之等。故曰次也。不是落第二乘話頭。

互鄉章

宗建曰。試看此章。分明是夫子自家畫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影子。聖人心腸真正如鏡之空。如水之明。物來則照。物去則化。不逆不億。唯有見在一

此章宗建云
此則見物及
如此可與
之是一家
諸相合
是歸德來
也



念。

仁遠章

諸生康廷獻問以欲証仁。如以波末水吞宗建曰。波與水無二相。欲與仁無二體。欲仁仁至。此夫子之語。當下也。拈出欲字。纔說仁至。是就工夫上點出本體。要人如現在便。有下手處。斯字極緊。一念之動。既可證仁。則一念之動。俱可證仁。人斷無無念之時。何不一自醒也。題神甚是活潑。須得提醒。第意不可死煞講。

知禮章

諸生謂聖人前後語言多少。照顧多少。妙處宗建曰。吾意不然。聖人語意本自圓活。不着粘帶。却被後人生出意見。瞻前顧後。反覺死殺。只如司敗一問。原自渾然。知禮之答。卽發夫子自宜如此。後因司敗摘出娶吳一件。禮上說去不得。自索語以爲過。聖人于前後問答。絕無照顧。記者正于此處。認得聖人圓融活潑。故筆以傳後。諸君等意。便似後來君子窠臼矣。

聖仁章

諸生姚繼洙講曰。夫子不自居聖仁。只以好學示人。宗建曰。謂以好學示人是也。謂不自居聖仁。却不然。夫子正要引仁聖引人。如何自家反着推干。夫子正爲人看得仁聖太高。始終不可學者。故接引之曰。若聖與仁。吾豈敢謂便到却此。不厭不倦。我可自盡。是人不必生而聖仁。而聖與仁未嘗不可爲也。蓋把一段學草。不已精神點與人。看正欲人體此爲人仁入聖之門。若字與抑字相通。讀二句。雖說不取。正隱然有自任之意。絕非推諱口氣。○不厭不倦。把做題目在手裡。做不得。諸弟子皆知學夫子之不厭。學夫子之不倦。却不知夫子之所學爲何物。所當有事者爲何事。安能真不厭不倦也。公西華想已窺到此際。故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此其師弟之間。相喻者固甚微矣。

坦蕩章

諸生講君子多着形迹上看了。須更深求之。蕩蕩正形容坦字。一立堆岸。一有趨避。中間便有許多



登程許多荆棘。安得海闊天空。千里一色。那註中舒泰兩字。只對下成威說耳。未盡蕩蕩之義。成威亦不要看得淺了。凡孤念慨慷之氣。未消畢竟是成威種子也。

泰伯第

三讓章

諸生問三以天下讓從來讓商讓周諸說紛紛畢竟如何宗建曰吾意甚是明顯只為人看得死煞耳泰伯三讓原無實錄更說讓天下益無影響夫子提破這句只是從後推原出周之有天下寔泰伯一讓之所貽假使伯而不遜有天下者未必非泰伯之子孫而伯竟以一去而無稱蓋夫子尚論商周之際覺得泰伯當時這去委蛇恰好畧無形



連卽人但如其以父子兄弟讓而其發意所在有非名言意擬所可測識者故徬徨追想而深嘆之耳。

諸生又問畢竟太伯之去爲何曰泰伯先知之聖看得世運當有遜齒爲周之日故超然遠逝自巖于外這時不惟凡人不知卽太王王季恐未便識到此夫子嬰亦隱會這意故一爲拈出畢竟不從說破也。剪齒不從之說不可混。○鄭康成曰泰伯當年只是讓國自夫子之時觀之。嘗仰商周之際百千感慨卽如詩稱王季友于却在王季身上費得許多回護而文王服事又經了許多磨折何如伯之超然一舉。天下二字清他不上。追王亦追他不着。故夫子云然蓋嘆太王之不得如其子而王季之不得如其兄也。無得二字意自了了。

費道章

諸生孫吾仁講曰能貴乎道明凡事自舉故不須去照管宗建曰君子無小大無敢慢不是不去照管亦非自然就緒只是有人去做不必一一頌屑



忘也。蓬豆二語是形容活語勿泥。○大意為政者自有精神締結的去處。幾謂之道。道不以煩瑣為能。而以罕領為要。故曰所貴乎道有三。動容六句。正是君子以一身樞樞。提挈群下之要。假令不此之求。則自此而外。卽謂之事而已。既屬之事。則蓬豆而已矣。此則有司在。而何煩君子哉。蓋以事字挑出道字。以有司字挑醒君子字。總見君子持世。須得有大概領做去也。

工夫本領不在寒龜詞氣上。三箇斯字。是他精神結聚處。本領正在這。斯字。維卽字。全是平時心上做得箇把柄。在故能如此。不啻而論。不費照管。自然恰好。蓋遠近不是道。惟在得于道。故能遠能近也。○一動容貌何等細膩。不涉知為。却就細膩中。又端莊而不怠慢。須把兩字相形講下。遂譯倍亦然。六句中。須隱隱描寫得可貴意出。乃佳。

若無章

曾子把自家比照到顏子心境上去。覺得其造詣之妙。故進而思之。不是循彼他學問。故講上五句。

全在平日
陰陽陰中
所謂本領
在是處也

全在平日
陰陽陰中
所謂本領
在是處也



便要得道思贊嘆口氣方是細看曾子語意全重
在若無若虛上但虛無光景無可模寫須索從他
好講說來方可想像這段意思此曾子最善形容
虛也若無二句承上二句語破他心事不作推原
口氣犯而不校正好想像得他虛無光景出但語
氣不可粘帶耳

弘毅章

諸生徐學律講曰冠章以仁字爲主顧宗建曰吾
意以士字爲主顧曾子看得世上爲士的只因看
得自家小了便讓過了古來多少聖賢故特地把
士來說得這般鄭重言士這體段不是小可的須
要弘士這力量不是半上半落的須要毅一口道
來說得他真有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意冠章要
重發士字
仁以爲己任二句不可斷以仁字貫到底末找不
可不弘毅意

興詩章

諸生問此章還重在人心上否宗建曰夫子復詩



禮樂上拈出人心學。要人把此心放在這三件上。還要見得詩禮樂之重。不曰詩可以興。禮可以立。樂可以成。而曰典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者。蓋人自有此奮發之心。不容自己。然其得力。則全在于詩。見得人。有對詩而不自起者。是自失其興之機者。也。下二句亦然。

首須提人之學力。須自典而立而成。然其得力之處。各有所藉。往往典則于詩。云詩禮樂不是分截去學。但三者可以並習。而不可以並適。故各述其效。處處言之。

周公章

諸生徐肇翔講曰。居才以心。故才只謂之緒。餘宗建曰。才爲緒。餘自是正論。但此處語氣直提。言人一騎奔。便發壞盡一生了。更何有他處可觀。其餘餘字正對騎奔看。如云。吾何以觀之哉。縱有別樣。只是枝葉。此意包在不足觀內。不必從其餘處入一轉折也。

篤信章



諸生康廷獻問首二語語氣既平而血脉一串畢

竟此章大旨如何宗建曰首二語平平看自明蓋

出處去就這是士人一生的大局段這局段須從

心性上打合若不仔細參研徹底融會縱饒有識

有力做成榮傑手段畢竟不是聖賢結果故夫子

說人須篤信却又要好學人須守死却又要好道

有這學術識見才不錯了有這道方力量才不偏

了所以或去或就或出或處之間恁地果決却又

恁地斟酌既非世上一種假局面假機緣何以轉

動得他又非世人一種假操持假作用僅取緊因

得過這般人方纔是認真正義力方纔是個聖賢

路上真品苟一不然心無成見應世顛倒有道

而貪賤無道而富貴這種人儘自謂信得過守得

正却不知墮落幾千丈矣這一章總于入世上勸

驗出人心性功夫只拈學道兩字何等明快時解

只為把守字對學字便于首二句費多少調停何

不依本文完完全全自然渾成也○鄒摩敏曰此
章只宜拈一道字作主學正學道也

此章大旨如何宗建曰首二語平平看自明蓋
出處去就這是士人一生的大局段這局段須從
心性上打合若不仔細參研徹底融會縱饒有識
有力做成榮傑手段畢竟不是聖賢結果故夫子
說人須篤信却又要好學人須守死却又要好道
有這學術識見才不錯了有這道方力量才不偏
了所以或去或就或出或處之間恁地果決却又
恁地斟酌既非世上一種假局面假機緣何以轉



魏巍章

諸生孫吾仁曰此章還是說舜禹只盡有天下的
事宗建曰此論人多言之然畢竟注意為委。注意
從性分上說。元不得舜禹之盡心也。王摩結詩云
曾是巢許淺。始知舜禹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
林。有味乎其言之也。

大哉章

諸生孫吾仁曰此章須看為君一為字成功文章
皆有為處也。夫子從有為處見他無名宗建曰此
論亦是吾意通章以大哉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
容其大曰巍巍則天曰蕩蕩無能名曰巍乎成功
煥乎文章何其大也本不容分斷亦無二義。証堯
之德德字統就君德言如積之心布之身潛孚默
被於天下及下成功文章皆是不可專指心體亦
不可專就施為上言蓋成功文章特就君德中提
出兩項以形容蕩蕩無能名處。

聖人既說個民無能名畢竟成功文章是有迹可
見的人若執此觀堯便似有可名了故須着如此

提出道破。正好想像他無能名處。非淺視成功文章也。

舜武章

諸生問時解掄揚周才。周德是否。宗建曰。此却板了。夫子尚論二代之才。而却又有致慨其遭際不同之意。記者先已窺得此意。故首爲立案。拈出治亂兩字。一爲致治。一爲戡亂。其時便不同了。夫子之意。大意謂唐虞而降。周才特盛。而猶僅止于九人。謂人才之難信非虛矣。而吾尤惜九人所際之時。不能如五臣所際之時也。九人之說。武而稱亂臣者。不及佐文。而長稱治臣也。談思周之初。不啻天下有二。而猶然事殷耶。末幾可見人才之生。每視世運在唐虞。以才佐治。在我周。以才戡亂。可稱千古兩時。而五人以揖讓際德之隆。九人以征誅通德之變。又可爲聖賢致惜。如此方合章旨。

無間章

諸生問禹德甚盛。如何只說這三項。宗建曰。禹之無間。原說不盡。葦飲食三語。亦是借案言。只此看



末何等微密何等恰合。豈不誠無間然哉。註雖云
豐儉得宜。却要從他心上模寫。使心源稍未粹精。
則于自奉處。忽不覺墮着人心。惹到自身上。來于
天地神民之間。又忽不覺微間。遂漏有纖毫未釐
者矣。何能妙合若此。夫子勸到大禹當年致治血
脈。故有此論。○邵康成曰。看來此章稱禹。亦只爲
禹于帝王之交。父子之際。最易生議者。禹直以憂
勤一念。融徹無痕。玩非惡。早及致。豈等字。分明過
自刻勵。非僅豐儉得宜之謂也。

子罕第

何執章

諸生張用楫講曰。聖學無執。夫子只借執字點醒
堯人。宗建曰。此言已是。但說尚未透。只把太宰章
參看便明。太宰聖夫子以多能。堯人大夫子以博
學。俱是學問失本領處。夫子於太宰。則以莊語破
之曰。君子不多於堯人。則以微言諱之曰。吾何執。
蓋堯人錯處。全在一博字。若曰大哉。無所成名。則
夫子之贊堯。不過如此矣。惟堯人錯認博學是大



故夫子反將博字引歸執字。大意謂人惟無事於博。故空洞之中。得以息心於何有。倘必取期博學。則一能一技。逐件俱要去。做執御也可。執射也可。件件可執。卽執盡天下。只如射御一般。吾又何必去取于其間哉。卽謂我一執御之人可矣。蓋党人看得博學。想大。夫子說來。只做得一執御之人。何等渺小。可見一博。則便落方隅。便不得爲大。夫子本意全在語氣之外。正如今人所說掉語也。似不必將名字牽涉。

絕四章

意必固我。俱是凡心中。必不能破之障。記者借凡心。比照出聖心。覺得聖人心境。一絲不掛。如此空融耳。事前事後。相因之解。朱子恁地體貼。自是實際。却講者不必粘帶。

在茲章

諸生問夫子。何不說道。而曰文。註以文爲謙。是否。宗建曰。從來道統。君師操之。自堯舜以至文武。那一時統不在上。卽叔季凌遜。世道衰替。此統原無



皆實是斜行
終自中來
以我
太祖為三
唐不及

我

不在上也。自後來宋儒直將濂洛接着鄒魯。便以道統專屬之下。然則世界之立法制之陳倫理之明。民物之阜。這段放在何處。此論實寬却多少。生知安行的聖人去也。假如漢之高帝。唐之太宗。如文。正是謙詞。却亦是定話。

天子明明規着天意。生已扶持一世文教。以禱作着作師之任。故迹雖周流。而其一生現身局面。已自了了曉得。剛迷序贊。是已責任。千古以來。定然少不得此一人出世也。

無知章

諸生問此章諸說紛紛。意旨畢竟如何。宗建曰。只因天下只憑着自己聰明見解。便把一團空洞的。道理都攬攬到自己身上去了。却不知尋索自心。本無起知之處。洞觀道體。原自虛空。我從何處覓。



根知從何處。盛立彼我之間。一片俱是圓融無碍。
鏡空水止光景。我只從中一爲叩擊。本自完全。本
目却好。何等了當。却欲取天下之公藏。作自己的
家珍。何不一自照之也。空空二字只是想像道理
空空。似不着。夫子與鄒夫上。

鳳鳥章

諸生問江云。義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終已
然。則夫子真冀見此瑞乎。宗建曰。若真冀鳳鳥之
至。是痴人前語夢矣。夫子只是想見往聖當時預
先有此休和之兆。設使今日吾道將興。亦當有如
鳳之至。如圖之出。爲吾先兆者。而今皆杳然。以是
如其終無由興耳。○鄒摩斂曰。吾已矣夫。亦非絕
望語。

子見章

諸生問昔人云。齊哀服冕二章。一部論語只恁地
看。這是何意。宗建曰。嘗讀維摩詰經。維摩詰受供
環堵。分作二分。持一分。施會中。最下乞人。持一分。
奉難勝如來。皆大菩薩平等心也。聖人于此三種。

絕不起一分別念頭。必作必趨等于大悲。聖人之心于此正可想見。家安期曾拈出此論。甚為灑然。

喟然章

諸生同頹子是望道未見之意。否宗建曰。書中沒緊要字面。切莫放過。諸君只看開口說個喟然。嘆為何下這三字。當時記者會得頹子欲從末由。這般景况。故以此擬其神情。絕有可想。凡人到心力莫庸處。始發之嘆。喟然二字。正欲從末由之真景象也。通章總是嘆夫子之道無可着力。仰之鑽之。

踏之。卽是後節從之。彌高彌堅。在前在後。卽是後節末由。前節是總喝起語。循循二節非有二截。大意謂由吾今日之光景。追思夫子當時之指點。吾夫子亦既如此善誘。我亦既如此竭才。那時道本昭昭在前。苟可用力。當必有從之無難者。然而竟阻之于從之末由。則是彌高彌堅。在前在後者。果無窮盡。果無方體也。聖道亦妙矣哉。語氣要說得活動。

仰鑽瞻視。只是形容之語。不可着力字眼。謂吾



嘗仰之等語。

學道須從篤實工夫做起。蓋求道於玄虛。則茫無所入。求道于篤實。則卓如在前。千古聖學丹頭。只在此處。到得後來。覺得博約工夫。又無可着。此竿頭進步地也。博我約我。二我字要點。○鄒稼敘曰。我字似亦不必重。

如有所立卓句。亦是爲下二語張本。此是活語。莫認煞看。

出則章。

宗述曰。事愈卑而意愈切。此語非朱子不能體貼。到此。天下本無事。近神奇。操以聖人之心。處處俱覺難。滿語君莫有這四事容易。若只粗求安穩。儘可自遠。若要細細記去。縱使十年蒲團。恐不能盡得。諸君凡看此等書句。切勿便把來撇過。聖賢心腸。正要在此等處討出。

川上章

諸生問。川上一指。還是流行不息之意。否。宗述曰。此處不如點逝字爲得。眼宇宙之內。那一件不逝。



那一刻不逃。言賢所謂裁舟于壑，交臂恒謝，楞嚴所云沉思諦觀，剋那剋那，念念之間不得停住，盡天下之境，長往而不還，而特不得其朕者也。常人戀景着物，但知來而不知往。夫子拈一逝字，舉宇宙無窮機括，盡在一水上點出矣。○眼中看着是水，口中說着是水，意中所指却不止是水。蓋逝字包得甚廣。斯字却似指水耳。註中欲學者時時省察，寔是夫子發言之旨。○鄒摩敏曰：聖人身心器驗一逝也。偶于川上覘之，學者須于此體會，不然恐便隨他去。

為山章

諸生問兩吾字重否。宗建曰：吾字自重，却要看得活動。這是聖人鼓舞其詞，以成人之止心。勸人之進心。故兩一贊字，要看吾往吾止。一是譴責深罪他。一是鼓舞引來他。語意只謂止則便是我自家，不是進則便是我自家本事。亦何樂而自止。何憚而不自進哉。全是言當進不當止。此意起處，須要提得醒。與為仁由己話頭不同。



法語章

諸生孫吾仁講曰從與說也還是箇好機括說了
不釋從了不改可惜了這從與說故說未如之何
宗建曰此語亦好但玩能無語氣還是說從說不
難只是要能改能釋若人既從說了全不自家體
貼這人更沒還復再不可救正了未如之何不重
我言之窮全重彼不可救正挽回意

經袍章

諸生朱廷祚問曰惡衣惡食安飽懷居夫子為何

惡衣惡食
不為子服
惡衣惡食

屢屢把來動人宗建曰此等處切要自家體認這
是切肌日用之事炎涼甘苦之際忍耐不過口頭
起脫都用不着全要他心上畧無牽掛吃煞不動
方是定力方不是沾泥帶絮的心腸方能做新釘
截鐵的工夫不伎二語正是引掖他運用進去終
身之漏却便錯認為護持之境矣故夫子只得仍
將前意說明與他愈予愈奪之關深于摩頂痛于
棒喝矣諸君今日不從此新截一起手時墮在滾
華窟裡縱使修飾名義只在世味中討得箇結果

斷斷不可與入道也。

知者章

諸生陳嘉禾問此三語與自道章語意同否宗建曰此章意却是要勉人進修。三句須要體貼發言口氣。或與憂懼。造三種妄情。隨念而起。便欲根本之障。却不知心體上。原不曾夾帶此三種來。若從心體一照。本境現前。諸情自歇。你只看知者何曾得有惑。仁者何曾得有憂。勇者何曾得有懼。人不自去參證。只說外累難除。真辜負此一片好人難自去田地矣。

共學章

諸生孫吾仁講曰此章不是平叙人等級。還是要入學間做倒極頂。假如人總可與共學。便未可與適道了。是共學未便是究竟。纔可與適道。便未可與立了。是適道未便是究竟。至于可與立矣。于道似有定力矣。却終未可與權。是能立亦未便是究竟也。可見善學者進一步。更當進一步。猛勵以漸。至其極可耳。宗建曰此論曾見一前輩言之。甚覺



明醒。但學者功候淺深生熟。自不可強。須要以序而入。若未能立而求行。究竟終無實際。龍溪先生談之甚確矣。

諸生又問權字如何。宗建曰。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先輩此兩語甚確。蓋推移變化之妙。不離乎經。而守經者或未便悟到耳。○鄒澤敏曰。吳猶釋云。此章味可與者。可與共爲此事。註最得旨。猶云。應以某身得度。卽現某身而爲說法。妙妙。

唐棣章

諸生孫吾仁講曰。詩人之言思言情也。故遠夫子之言思言性也。故曰不遠。宗建曰。此語甚確。何遠一言原指本體。言你只不思耳。這箇東西何曾得遠來。微微指點。煞有意味。不必添一轉語。曰思則不遠。人心本體。卽不思亦自不遠也。只要翻弄不遠意。使玲瓏明白。而其所以不遠。則勿道破。令人深思而自得之。方妙。

鄉黨第

鄉黨篇

諸生問鄉黨一篇能溪先生謂只記得夫子皮膚
影像恐還落在第二頭否宗建曰莫錯會了此言
諸君試畧參之常人穿衣喫飯聖人也穿衣喫飯
家常日用本無奇特只因常人每事畧不肯把
自家真正精神去運用故放口動步便成乖謬聖
人的精神處處周匝處處活潑從心所欲自然中
矩實不啻于常人之外增得些毫楊復所先生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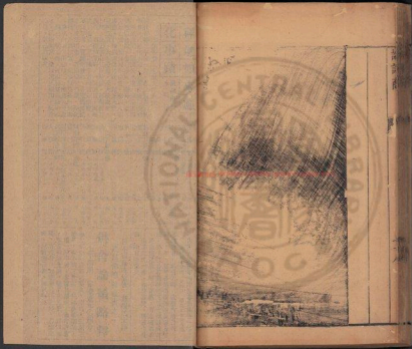
鄉黨篇一節
本事親履
人而末始止
時字與孟子
作合意范點
疏



謂別人喫飯俱從背脊裡過。聖人喫飯粒粒要在
肚子裡過也。學人正在此處。全要想出聖人一段
天機。這處還可着得意。擬否。還可畧不容心否。若
必認是聖人天縱帶來。任教四肢懶懶。百事孟浪。
戚性踰閑。而輒藉口箕踞偃臥。自謂高遠。實聖賢
之罪人矣。諸君急着眼看。若不自知分曉。便終日
誦誦性天。怎見得不是皮膚。諸君莫粗認此篇。當
知有聖人骨髓相遇也。○看鄉黨一篇。須要勘得
聖人大頭領處出來。纔見得記者自是解人。纔見
得聖人處處呈出本相。無行不與天何言哉。這段
消息。正可于此看出。若拈着一相隨擬一法。正是
盲人摸象。痴兒謠指。真象真月。當面蹉過。又矣。

色斯章

宗建曰。終鄉黨一篇。而拈一時字。宛是將聖人精
神劃出。孟子一生贊嘆夫子。只一時字。而記者已
先得之于家常日用之間。以此作一大結。且得謂
非傳神手筆。只得謂皮膚影像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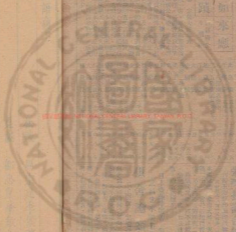


107-2000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O.C



先達勞
 野人君子只從海外談上幾番先達一段實情之
 意其數個數人後進一極端者之大其介如君王
 此兩語形容正可想見自令人不明意味大下之

先達勞
 啟者 自衛康夫利後
 此年大清



化事頭
 和應如本編



論語商下

松陵 周宗建季侯著

毘陵 鄒忠胤摩訶訂

武林 卓爾康去病箋

先進第

先進章

野人君子只從他外貌上摸擬。先進一段質朴之意真似個野人。後進一段嫻習之文真似個君子。此兩語形容正可想見古今人不同意味。夫子之

之野君子也
之野君子也
之野君子也
之野君子也
之野君子也
之野君子也
之野君子也
之野君子也
之野君子也
之野君子也



非非蓋不
意此語于
此句通他
有在無取
助

意。渾涵不露。若着煞時。言駁駁。後進便失。當時語氣。

助我章

非助我無不悅。合成一語。方盡形容。以上句想像。下句非以下句回復。上句毫無疑問。正在非助我。內二句原是首尾相足之詞。若上句只空說個助。反把無所疑問。放在下句內說。則起便無下落矣。

閔子章

夫子覺得閔子平日實實有一段真正精神。往來家庭之間。深有味乎其孝。故不禁嘆息。首句正要講不可只作提起。語人不聞一語。只就此把來作一案證。言即此便可見他孝了。非以下句為上句之實也。

請車章

禮所隆殺。係名與分。回惟弗仕。故誠以從大夫。後之微詞耳。知大夫不可舍車。則士庶不可用。柳矣。世儒假象稱家有無之說。奚感乎桓楸晉匪之紛紛也。徑見前輩一文。以此意結極是。



鬼神章

人鬼原是一道理。生死本是一條。夫子不以正言告之。而以反語解之。使之恍然。尋其本元。而悟其來路。所謂不語之告。無言之傳。口氣須要引而不發。不可以傍局語盡說破。須得微微指點之意。方妙。

屢空章

諸生姚繼深問此章語意。若何。宗建曰。顏子一起進門。便從淡漠而入。故能聰明不事。意見俱消。任他外境蕭條。只似不相干涉。一般屢空二字。最有

可想。蓋不言其安貧。若何。而只一點出其貧景。若此。這辰光。景何等蕭然。夫子正要把此來。做了子貢丹頭。點化他質殖習心耳。他則屢中億字。雖是病根。夫子意中。自要破除子貢這病。却此語氣。還是說他好處。言由此而進于道。這一種蕭條無累之景。豈不自在。而何用此營營為也。屢中雖說。知見上說。却正照着屢空二字。賜試把這種聰明。一回想到屢空光景。縱使過人聰慧。也須冷然消歇。蓋當器木知慧。熾然之日。特地把個第一冷淡的人。



下他一劑也。

善人章

諸生朱廷祚問入室還須靠踐達否。近來時文都如此。做宗建曰：子張因夫子再三致意善人，故特來質問。是有欣仰善人之意。故夫子却揚而抑之。曰：不踐達者，言這一種人生來血脈甚真，絕不依倚傍壁，從人脚下死討生涯，却也未龍一往入神，便到深微田地，從他，不踐不入處，絕可想出他這道理。此非聖人不能形容善人入骨也。跡是古人愛格子，聖賢學問，蓋在格子上。模擬若靠着，這終不能入室矣。不踐達下，不必如註中又添一轉語。

斯行章

凡行着不得一分退怯，却又着不得一分馳驟。故聖人曰：敏行曰遁行。只論人制行之精神，非廢却行中之節次。夫子于此，是退兩法。進之者，固進之于行；退之者，亦是進之于行也。

子路兼人之勇，更無人擋擋得他。何等果決，却只知向前，絕不知有個斟酌商量。說父兄在，默默令



他自去消化。蓋子路平素行事，儘有不黑着夫子處，則有父兄三，甚有味也。

知爾章

諸生徐蔭律問這一章從來講者紛紛畢竟有何實義。宗建曰：從古聖賢用世，俱不取辦臨時。須是平日各自有些本錢，方好上路。漆雕曰：吾斯之未能信，斯是怎麼道理。夫子曰：則何以哉。以是怎麼擔負。正此間居無事之日，正好急急商量，定定，勻當，勻當得定，方是現成手段。前的確確罕得到底，作用出來，皆有成就。夫子之期月三年，孟子之五年七年，聖賢有這般學術，直下承當，便敢定這般期限。非若後世弄軍學劍，因病檢方，閒時閒去，却待忙時纔忙也。三子強兵富國，儘有本錢，却只本領上少些頭惱，故夫子不去抹殺，亦復不置贊賞，其意微矣。

諸生又問曾點之與又復如何。宗建曰：從來心性功名，不作兩截。世有大經濟者，須從心性上討得生活，方能用世出世。無所不起。昔賢以唐虞揖讓



此與如明如
字印解者徒
有滿地酒居
日之亦非正
高此于德天
中一區不備
安排不須假
得而換第一
此指點路末

齊之杯酒。湯武征誅。等之奕棋。這是何等意見。須
要知得此理。處處周圍。自跬步而九州。瞬息而終
身。小而一起一息。一言一動。以至天高地下。魚游
鳥飛。草生木長。帝舜王傳。莫非此理。貫徹圓通。何
待安排。何煩假借。今日不清借之明日。此事不清
移之彼事。元無成見。可以預來。亦無死局。可以先
定。曾點此時。寔寔見得到此。故其靜動之際。從容
如此。其所言志。則止舉現在。只說眼前。任他才名
捨擲。制作紛紛。總來只各做得一件。却不如三三

兩兩。夫水乘風。這般意。逐領會得。這包括得全。古
來豪傑人多。只為如此。意者絕少。所以把個渾沌
世界。弄得多少。不清不靜。把個現成萬物。弄得多
少。不安不閒。總有經畧。于唐虞三代。恁地懸絕。今
只勸曾點數言。直恁自在。畧無意必。這便是千古
聖賢寔寔受用風光。便是千古聖賢寔寔經綸手
段。此正心性功名。打做一團妙用。夫子正為及門
諸子。猛思用世。却未了得此趣。亦竟有慷慨語。而
點之言志。愈爾觸之。故不覺為之興嘆耳。凡人接



着痒處不覺手舞足蹈不能自己。喟然之與亦接
着夫子痒處也。

諸生又問曾皙後一段意味。又若何宗建曰。喟然
之嘆已稱莫逆。却亦未曾討得聖人意中事出。故
曾皙之後。雖問三子。實是微窺聖意。迨至夫子說
出爲國以禮分明。將自家一副致治手段。說出與
他。今世有知夫子者。據此以往。唐虞景象宛然在
眼。這種經綸。便是性分實際。才力意見。一毫亦
不上。此正喟然一嘆大本領處。曾皙解得此意。

疑求赤三子于此意味。尚未領會。故以爲弄微問
而夫子却兩許之。正謂三子於謙讓之意。尚有可
想。不重許其有才。許其有未而尚知以讓出之不
至全無。拈耳玩此一段商量。語味悠遠。座中之
風。至今恍然不散也。○拈禮字爲通篇
點睛。

本國以禮工
是曾皙語
風味的本領



顏淵第

克復章

諸生問此章大旨諸講紛紜畢竟若何宗建曰人見孔顏授受便說得十分深遠却不知此章宗旨簡要直捷夫子只把當下一提顏子便覺通身是汗顏子已曾先下註脚只是約我以禮一句便已了當蓋顏子是十分聰明十分力量的人不怕他不空席不憂他不廣大只恐他向空廓廣大處求少簡把柄耳故夫子直下一語曰克已復禮為仁



由已二語所
以形容直捷
之極最得此
意蓋顏子之
仁與求也
人之理何待
打呢

克已一了百
了之便到
如有事矣

言為仁不必遠求。只就你當身把這已私克去。
復還天理。這便是仁了。此極其簡捷之語也。下三
句亦只形容其工夫之簡捷。一日克復天下歸仁。
機鋒迅捷。絕無等待。這箇去處。不由着夜。更由着
誰。由已二語緊繫頂上。所以形狀直捷簡便之極。
非怕顏子推干。又着此句可彌也。顏子請問其目。
即把當身呈出。討箇甲益。夫子亦只就他當身。指
出四相。言你只拂去。非禮便。即是禮。禮原非有實
相。可以舉似。所謂有去翳法。無予明法也。視聽言

動。正是天下一體通寒之關。非種繁根。全在此處。
就此斬斷。自然觸處融通。一身非小。宇宙已備。然
則為仁不信乎簡要直捷。一無他求者哉。故顏子
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只就此脚頭踏處。便是下
手之時。所謂欲罷不能。如有卓爾。即在此一時立
證矣。章內克已由已兩個已字。切勿要打葛藤時
文中形骸之已化。而為性命之已理。雖不錯。夫子
意中却無假說到此處。蓋夫子不憂顏子不能剖
判也。○鄭摩敏曰。一日克已二句。原不重。只申明



克復爲仁耳。由已不由人。非謂人不能從旁助正。謂人不能從中制。所以無難決機於一日也。

諸生問只說禮不說理如何。宗建曰仁字原無名相頭頭皆是聖人用功。須有下落。無分動靜。無分有無。雖此顯然條理。說恁麼不賅不闕。只如今日與諸君一會。目前秩然有節。條然有理。只這處俱是我本性。流行便謂之禮。便謂之仁。只想此一刻何等融洽。便要分別。亦覺無處分跡。這却不是天下歸仁。設難却此時我念一動。此秩然條然者。款

向何處。渾是一副血氣用事。手足之間便不相知。又何論天下耶。諸君試從此證禮。覺得十分親切。莫更向虛處尋求。墮入窠窟也。

出門章

諸生徐揚講曰。仲弓是個簡靜的人。故夫子便說他簡處指之。只此便是爲仁。宗建曰。此却未然。夫子此論正是極精密。極周匝的功夫。出門使民只是拈出話頭。說一出門無時不該了。說一使民無事不該了。聖人語氣甚活。正不必添出未出門未





子語已終
欲在到不
於無語一
本水注出
於此注注

使民蛇足此兩語便已貫徹動靜而言之却又下
二語者又把人念頭流行處提出言此心一無走
作隨他念頭四起只不容私意主張這種心坎打
飲一片在那在家自覺無恙須知恙根消處正惡
得我全體踴躍方見得我工夫不滿到此纔是為
仁無恙也原是效驗只生人說此二語不重在有
效正歸在自己工夫耳蓋顏子超會之極故語之
以簡約仲弓簡靜之根故示之以精密其發言各
自有宗旨也○鄒季敏曰人亦有言顏子之請事

拈花之笑也仲弓之請事頂門之針也將無同

諤言章

只想首句仁者二字便有不落司馬牛却不理會
到此為之難者非慎重困難之謂也仁人之心如
人飲水冷暖自知一一當做的事實實體貼于心
行道一步纔是一步做得一尺又有一尺這裡真
正有許多難處全是拈寫出他心上一種深知苦
辣意思註中事不苟句似未盡且似落下一層了

內省章

聖人是說仁
者之言則屬
之語言者之
語則言天賦
聰明其言也
聖人在西以
德為為之節
欲落下一層
本何嘗天賦
聰明

論語

F

卷一

仁善是正惡
且是知何心
上打過過更
如何此處在
心也

諸生問不疚之義。宗建曰：要看得細，不疚從他心苗隱微處勘。世上儘有事可對大廷，質聖賢，却自家查來，覺自有過，不得去處。凡事須是仔細省察，心上打得過，方能不憂不懼，靠着仁義道德，只討個題目做去，未便能不憂懼也。

兄弟章

諸生問：子夏還是耍詞，馬牛以敬，恭化向幾否？宗建曰：此論袁了凡先生曾言之，擬吾意却不必。蓋中處人，愈無奈何之施，只有自濟一着。故子夏

把大段道理告之。凡人貴有兄弟者，吾友彼恭，一體聽屬，故謂之有兄弟。今使君子敬恭自盡，兩對之間，處處繼若一體，真正四海之內，無非兄弟。此子夏實實有見之言，亦非為是不得已之辭也。○世間一切際際之樊，皆從怠忽而起。怠忽一起，看得人不在心上，則人之交于我者，自覺禮意不淡，即交盡天下，終變為孤。子夏欲從其與人處言之，却自根本上說來，故先言敬字。二句串說，全要照顧着四海二句意發脈。



明遠章

諸生講明則自遠下段卽頂上段說來宗建曰明與遠雖無兩層然兩對須作兩響呼喚方盡神情蓋子張之求在遠而夫子却以近處之蔽破之故特地設此反復叮嚀之語上段是實落說下段則就上文而形容之詳解極得吳因之先生謂遠非旁觸達到之謂乃潛微深遠之謂是從心境上模寫全要看註不設于近句不設于近句何以爲遠大凡遠處易看惟近處每看不破正如天地鬼神往

古來今雖甚幽渺寥廓然于我初無情識所牽受憎所動故聰明可用而探索可窮惟耳目見聞之近毀譽是非之聞以情觸情以識投識聰明有所不能用察識有所不及施這等去處必非揣摩物情可得全是胸中原無情根始能使情中之影一下銷鋒胸中原無識種始能使識上之線拈搭不上此其心境之精瑩了徹視夫探顯索隱鈎深致遠之明何可同日而語故曰可謂遠也已矣如鏡之明者不必徃燭萬形而其能不昏翳處却便是



遠也。此章若不善看，將率天下都在照上用功，不在磨鏡上用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足食章

諸生講足食足兵民信三者平重，總見是為政的大段，不必混之矣。兩字宗建曰：亦要看本文語氣，要想為政者實實下手次第，畢竟為政要從足食做起。次者及兵，兩者交足，然後能使民信。此非兵食先而信反後也。上之教信未嘗不在，誤食誤兵之時，而民之信上大約必在食足兵足之後。若一手不把兵食調停，却便教以孝弟忠信，民未有能信者也。蓋語經常，則施為自有次第。推推受，則根本獨在真心。此王道之所以別于伯功。儒者之作用，所以超出富強萬倍也。子貢是個通達團體的人，特設為二問，討出信不可去一段，以立萬世為政者之命脈。○鄭康成曰之矣二字最可玩味。蓋

曰足食則食固已足矣。曰足兵則兵固已足矣。止曰信民為知民之已信乎，未信耶，必起而視其民亦既信之矣。然後可為政。如他日以近悅遠來言



政語意亦如此。其教信工夫自是有素。然此處口氣不重。

質文章

諸生問子貢之言畢竟有病否。宗建曰：須要曉得。文不是個虛文。世界全靠着此文扶持。從來聖賢無掃除文物之論。夫子之從周亦正從其郁郁之文。試想郁郁兩字。生應雖然。只爲後人生趣蕭索。壞了此文。罪因不在文也。林子成亦只把文誣做虛文。故後去之。子貢却謂質文相離不得。譬如皮

全章一說於
此本意皆全
自約論

之有毛。一毛孔中。具有生意。其潤澤處。正顯得質地之美。今若把文一起撇下。這質便是枯槁之質。虎豹犬羊等之一鞞。鞞則有何分辨哉。夫至君子一無辨于小人。將世教于此畫壞。而又何能以質挽回世道耶。此論甚確。有何病痛。○前句君子二字重看。有移風易俗之責者。下面君子小人無辨。正與前君子相照。前後語氣兩相呼應。須得圓醒方妙。

盡徽章

諸生問盡微之論。雖是至理。却似遠于經濟。吾宗
建曰。用微之時。人無獨富。亦無獨貧。一年之入。常
足以備幾年之用。故雖遇饑荒。不憂窘匱。微所以
為恒足之法。盡微之旨。正欲哀公適上。下而計之。
不求為備足。而求為共足。不圖為一人之用。而圖
為一國之用。一微之中。有。多少。均。調。劑。量。之。義。此
實。實。救。貧。國。之。良。策。也。公。却。不。喻。此。意。故。復。深。言
一體之意。動之。使公恍然而悟。君民原是一體。貧
富不容偏分。將上與下自有交通均適之成式。在
又何悉從奪貧以益富也。當時公室四分。季氏專
富。這等去處。儘好裁量。有子之意。其深遠矣。

崇德章

諸生問主忠信。徒義功夫。如何着方。宗建曰。主忠
信。徒義。原是一套。崇德工夫。全在徒義。但根基須
從實地做起。故以主忠信先之。大意謂德自有變
化推移之妙。與日俱新。而特不可以偽心造也。德
自有增脩培益之功。隨時並運。而特不可以虛念
入也。其主忠信。徒義乎。蓋以平日近裡之功。點化

崇德全章後
義人而不
自進人實
心語不多
茫茫天地
此功夫一
此一層自
猶疑其已



子張好高之辯。使知天下無難日用之高明也。○
愛惡之不能生死人也。或易明也。愛惡之不能無
欲生欲死也。或難解也。辨惑全要從愛惡源頭上
辨。太虛空中。忽然生出愛惡兩條。這是惑之種子。

成人章

有一君子。便長養出許多君子。抹殺了許多小人。
此世之所以賴有君子也。有一小人。便長養出許
多小人。抹殺了許多君子。此世之所以不宜有小
人也。

患盜章

諸生只講上廉則民自感化。故不為盜。宗建曰。此
言尚未着痛痒。此須要想個着落。大率民之多盜。
多由不足。民之多貧。又多由上之過取。一有貪官。
而民之騷然不能安其故業者多矣。安得無盜耶。
只一不欲留了地方多少。元氣保全了地方多少。
人家水寬則魚長。官清則民安。不欲一法。纔見得
真是止盜良方。莫迂濶視之也。

欲善章

諸生蔡奕璠曰。康子以殺心爲道場。夫子却以善
提心爲道場。宗建曰。此語甚有味。此章子爲政句
要重看。欲字如饑食渴飲。無時放下。是就他心苗
真切處說。欲善而畏善。其機扶處。全在爲政兩字
上。播寫來。下三句正見爲政者之易于殺人。隴
云。君子之德。句重下二句串說。轉在君子之德上
講。

聞達章

諸生問。通章意旨。若何。宗建曰。聖門辨誠僞。莫詳
於此章。須要說得明目張膽。是一是。兩河判得開。
達相反。邊微不得入。一旁雜泛語。夫達也者。夫聞
也者。兩句叫起。直恁明醒。要着眼看。夫達一段。俱
要將本章意旨。貼看。實直好義句。是說出他朴實
不炫耀。察言觀色二句。說出他收欲不放肆。註中
所行合宜。與別處因時制宜不同。真正聞修之士。
只就素位中所當做的去做。絕不青奇。惟惟。丟起
本等。另做一樣。爲世裝俗之事。此正是他闊脩下
手處也。觀察不是窺人喜怒。全是說他自付自疑。



特要辨曰
以下人分別
其血氣功夫
此正不高
解大條下

小心詳畏。聖人特下此句為慮。以下人張本。絕不
重自考之意。下人者。收歛。退抑。不為軒昂。做大樣
子。與無忌憚相反。非與驕傲相反。若以謙恭解之。
便非本旨矣。夫聞一段語。語與上相反。俱是名窟。
中活計。此卽末世。虛講心性之士也。質直一句。語
氣大意。謂一生朴直。不事粉飾。而至于所行只一
味求合于宜。質直本是好義本領。非於質直外。另
以圓融也。質對粉飾看。直對矯偽看。真心只一條
路。更無委曲。若偽心。便有千蹊萬徑矣。○郭登文
曰。夫達也者。何。直貫到兩必達。夫聞也者。何。直貫
到兩必聞。惟必達故謂之達。惟必聞故謂之聞。語
意無停住處。

諸生問一邊說義一邊說仁。此是何意。宗建曰。此
極有斟酌。義則方整。仁却圓融。好義則一味自完。
本等。取仁則一味融局。人情好義則每事恰宜。人
心自服。刻刻打從兢業中來。取仁則門風廣大。人
亦樂趨。却只是在體面上做。要知聞達兩種。俱是
要做聖賢的人。但其發脉一差。故一邊俱向正能。



正名章

子路意以權承祖命而立於理上原說得去於名亦不甚不正故以子爲迂奚其正者言胡不以濟時行道爲急而乃欲理會到此也子路看得名是虛的夫子却步步說到實事上去他地緊切除却正名別無濟時行道程榮刑罰皆政之極大處子路謂爲政不必正名故夫子全謂正名有關于爲政看他一步緊一步說向爲政上去見得正名緊關全要發此意以反迂字之意

學稼章

老農老圃分明見得不是君子之所托業其悟樊遲者至矣然樊遲胸中畢竟有個癖在故又特爲點出小人兩字以破其學問種子下節全要把大人經世大學意說得透徹時文只講上下感應話頭顧奴夫郎矣○鄒季敏曰此正可與許行並耕章參看學稼圃小人之事也大人事在經世要自有禮義信之當好足以結攝四方者不此之務而稼是問乎講焉用稼句有謂四方皆至則代耕有



人云云便覓太滯

子荆章

諸生問公子荆得力全在恬淡宗建曰恬澹不是輕易到得須要用意掃除只看子荆三個苟字。心中有多少譬喻。多少斟酌。在今人只一味向前。故無滿足之日。若能回頭一轉。當下便已滿足。世界缺陷。全是自心缺陷。人于世味上苟且一分于正。經處便能整齊一分。故苟之一字。在情慾上極用得着。今人却把苟字放在人倫綱紀去處。小小計利便。讓若頭目。極力盡心。至無可奈何而後已。諸君試各反之。切莫錯用此苟字也。○顏氏家訓曰。欲不可縱。志不可滿。惟在少欲知足。爲立涯限耳。夫子取子荆。只重有節上。

用我章

諸生講曰。世都疑夫子之學。一時不效。故自家說。出期效。宗建曰。此却未盡。余意當時沮溺丈人輩。看得天下滔滔。必無可轉。故寧其身棄置不用。此雖是他高尚幽憤。却亦是他的手。段不濟。譬如首

子荆有補
之即君子之
經見其其分
河等五。屬

此章一節
皆在卷末
往後如此

夫子子荆
沮溺與
其計足
其足當



直字相反。若以合人情爲直，則發生乞諶。夫子何以不謂之直。直者，率其最第一念而出之者也。纔落第二念，早已有所折矣。若父子相說，卒然廢死之中，亦自如此，不必存疑議而後隱也。故曰直在其中。注不未爲直四字，說得直提醒快。

行己章

子貢於爲使自其所長，故夫子從根本上說起。意重行己。然語意仍自平平說去。大意謂人能行己有耻，却又使令不辱，則其才華與根本相合，定非

以爲合者則
其行其效以
其行其效以
其行其效以
其行其效以
其行其效以
其行其效以
其行其效以
其行其效以
其行其效以

止縱橫通達之局而已。哉，可謂士。○鄭康成曰：不辱使令甚難。春秋如子產之博洽，叔向之道氣，穆叔之介烈，或庶幾焉。戰國而下，則蘇武富弼其選矣。

斗筲亦是有用之器，只是沒大幹用。言今之爲政者，其才華使倆，非不小小可觀。尋于大頭惱處，不曾會得，如何可笑得士。是致惜之詞，非直習口氣也。

狂狷章



諸生謂道脉托于中行夫子之思狂狷正是欲進
之于中行宗建曰如此說亦不礙理却看得狂狷
沒了吾意夫子此論直是判出千古任道的派
非不得已而思其次也千古道派除却狂狷兩條
更無站脚處中行學問須是養成不是一起便到
得故從來聖人俱是狂狷做時不得中行者言中
行不易得非謂時代之降無中行也夫子以狂狷
兩路收盡世間有道種子又以狂狷兩路絕盡世
間假冒種子所謂與之者言以千斤擔子交付之
也這擔子非狂者擔當不成非狷者撐扶不住蓋
斯道的派斷斷不在世間衆口之中拘拘名義之
套也

荆川謂狷者氣魄太矯世獨立更不畏人非笑若
謹厚之士拘拘澆澆多是畏人非笑今人所謂狷
者大半多是謹厚一輩人不惟中行假冒并狂狷
亦假冒去矣

南人章

起就方言語醒却又拈出聖訓俱要得慨然發想



傷然微動人意。忱在言外。妙一無可作。自造於
蓋正。以此點動人良心。末句與弗思耳口氣彷彿
要說得醒發。不得蕪講。

和同章

諸生問和同之義。何如宗建曰。朱子以同實協恭
無乖爭忌克之意。解和以阿黨朋比。解同兩者相
似而相反。故夫子直究其情狀而言之。不得專祖
晏子之說。和與同。開着世運大局。所及將為人括
出。即字放口。晏子所言和同。就此事說教多。夫

子所言和同。就與人遊較多。言與人則事在其中
矣。○如晏子之和。則和字當作去聲看。

皆好章

諸生講兩箇未可語氣。微妙皆好皆惡。未必無人
却。定不得宗建曰。皆好皆惡。中斷無人品。未可
還是斷然不可。蓋由子貢第一問。則假中行出世
由子貢第二問。則假柔傑出世。從氣類上仔細剖
判。方纔有個真正人品出來。

易事章

晏子處在國
發處在國
穿口中朱子
剛剛剛定建
夫然和如是
一說與宗建
御之氣自則
行亦不在情
也



易事而難說全要說得語氣活動從易中影出難
來難中影出易來有相形互見之妙不比別處兩
開口氣

駢奉章

諸生問駢奉之意宗建曰和同副比從處人言駢
奉就處已言駢奉俱有充然自足之意却細看自
不同此小人亦自立門墻之人凡居之不疑道逸
日遠俱是駢一分攝

切偈章

切切偈偈怡怡如是想像出一段中和的意象來
告之下二語却又實體區兩項來須索要切偈怡
怡也切偈以盡委曲怡怡以致浹洽切切偈偈怡
怡一句要實實暮寫講不得只落如字虛暮之套
○鄒肇敏曰此章語氣上虛下實與能行五者同
一章法蓋既告以五者鄒子張不問亦必踏出恭
寬信敏惠來此處切切偈偈二句止是發端原非
了語後二句方是實說註中恐混於所施較多一
轉



西漢師虎
卷者紀
切問義又
若言禮厚
合此旨

諸生問戰者危事也言兵者幸謂付之嚴明之將
夫子却思善人似與戎事相左宗建曰此意正是
本旨全要發揮世未有不結土心而能得士力不
固元氣而神氣肅者以善人而教民纔是堂堂正
正之教不是苛刻詭秘之術庶可以卽戎不至陷
人死地耳亦可以有斟酌慎重之慮

卽戎章

憲問第

問耻章

諸生沈全鑑講云兩語平說總是進憲以真實有
爲意思宗建曰雖只此意却也要說得醒快原憲
是個狷介的人豈憂他慕祿但憲看得耻字狭小
只一潔脩便了夫子却看得耻字廣大言人非只
食祿爲可耻也正惟食祿而有媿于祿者方爲可
耻假如邦有道正該用世却只食些祿全無撐持
邦無道須思濟時却只食些祿全無挽回這纔是



耻若只把一不食祿辭閃過了。一生安見其能免耻耶。蓋耻在俗情中者易見。耻在名節中者難知。原憲之潔脩。只好免得庸衆人的耻。夫子却避之以聖賢。彙傑之大耻也。須知有道而爲彙許無道而爲沮滯皆繫不過一耻字。夫子此言真令千古清源一輩人無處蹈厥矣。

克伐章

諸生沈企鑑講可以爲難不是抹殺原憲亦是引進他仁。則吾不知要他轉向本領上去。須說得渾

融。宗莊曰此論起是不行功力儘難。原憲打從此處用功亦未便能得在憲。正有志去此四情常恐不能故想像而商于夫子曰如能克伐怨欲不行這也就可爲仁了。此正其難詞也。夫子亦實實覺得此種功夫多少苦難。故曰可以爲難矣。不曰未仁而曰仁則吾不知其詞甚微。只言功夫當不得本體也。諸友試拈一克字自反。誰是去得這字者。只略有爭名競氣之心。便涉于克。從來賢人卽去此一字者。亦覺甚少。如何容易說得。余嘗譬之克

夫子十千重
五則說各功
當不稱本體
子此意本
謂當不稱本
入當不稱
本體非以方
以爲以爲不
正再體也



伐四者不行。正如韓淮陰背水之戰。漢高祖垓下之追。殺得外寇蕩然。海內便得廓清。却又須定都關中。制禮約法。方纔稱得治平。然這番斷殺。正是第一緊功。今乃先去掃之曰無主。顯功夫。豈不寬殺第一功臣耶。

危行章

問諸生有道無道如何說。諸生不對。宗建曰。有道無道。不要將治亂二字混看過。從來世界靠着道脉主持。治統道就不分兩截。所云有道之世者。元氣流貫門戶。不生世間。只在這條路上。故只須直任本性而出之。危者。四虛無倚。不依名。不傍節之謂也。若無道之世。蹊徑紛岐。意見各別。世間邪路上走的。多當這時節。須索善行其用。方于世道有可挽回。故危行如常而言上。須達。蓋委曲以伸吾之直。此處無道一秘妙訣也。

德仁章

此章還為尚言勇者而發。語氣重下二句。必不必要體。



羿羿章

諸生蔡奕璠講曰不說羿羿篡弑而言善射盪舟不說禹稷有大功德而言躬稼開闢括出兩重公案概有氣焰的恣地挑激極勞苦的到底駢築可見成敗利鈍一毫不由人安排所可安排者唯有反身修德而已此已是將世間禍福一筆掃除了天子不答南宮廷出兩人相提莫逆于此其感慨者深矣末却說出尚德二語全把此意點醒世上這種爭權奪力之人總無傷特尊己苦頭宗定曰說得極醒凡看這等書意先要在字句之外體貼聖賢一番精神自然意味不同

君子章

諸生胡公陶講此章選例重小人一邊宗建曰語氣合該如此但此處君子小人不在人品上說就以心言人縱有兢業之心猶不能無出入一涉放肆良心都喪盡矣不是絕小人要得做動人意見君子尚須常提醒何可一墮足于小人耶

愛勞章

尚書卷之四
說見心法
此章有分
對其人
命其
命其

說見心法
此章有分
對其人
命其



此立忠愛之準以教天下之爲父與臣者非徒發
慈父蓋臣之意念而已忠愛二字要說得活言果
若真正愛決不容不勞其子果若真正忠決不容
不誨其君要見得不勞非愛不誨非忠此是聖人
本意。

于產章

愚人關其心也彼哉不是我路上人也不必拈出
注中二意只用空講欲明管仲却取驛邑一事爲
言此等去處不只功名之士所得者東坡曰管

仲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古今
惟管仲之于伯氏孔明之于李平廖立此非德之
至者何以能服人心至此故夫子深有味乎其爲
人而言之。

無怨章

諸生講無怨無驗此較量人學問不要在人情上
比較宗建曰夫子正要在人情上勘驗人實學口
頭道學易講一到饑寒切身所在幾人能牢把得
定故言無怨之難不若無驕尚易此聖人體貼經

管仲北伐山戎南服強楚易而服伯氏之心難古今惟管仲之于伯氏孔明之于李平廖立此非德之至者何以能服人心至此故夫子深有味乎其爲人而言之。



歷實話。人須從這等處打掃。方有根基也。

成人章

諸生胡公定講曰。子路兼人。故夫子開口便連舉四子。言人而兼此數人。尚未可語成人。須是文之以禮樂。蓋破其兼人種子。而引之中和。本節又提出今人。正是不足之意。始終要他歸到禮樂也。宗建曰。此論甚合。任憑人有才情力量。如不歸到中和。究竟不成。勾當譬如人是房一般。梁柱門戶。作件都有。而却又都要安頓恰當。方纔文理可觀。合來方成得個房子。夫子所謂文之以禮樂者。就日用變化處。想出一段淨成融滄景象。蓋化才能為德性。鎔伎倆為精神。真丹一點百藥皆全。張子語所謂當知禮樂非文具。乃是其因造化名者。是也。今人一節有不勝今人之感。故慨然復申言之。見利三句俱要照今字說。言今人不能而欲獨能之。似亦可以為成人。正欲子路不以今人自限而進之禮樂也。今字不對古字說。

管仲章

如其仁
上說
本言

諸生謂天子只許管仲有仁者之功原不說到心上宗建曰子路子貢正要從心上敲推管仲夫子却只在事跡上論如何破得二子之疑人未有澤被天下功施後世而猶可謂其心未仁者夫子明許其仁而朱子必云不得為仁人是舉世終無一仁者也亦太刻矣如其仁者正言仲有這等事業從之本心然之天理正合不死意有傷乎仁乎子路重在不死看得管仲是子紂一人的子貢重在相桓看得管仲是齊國一國的夫子却說允合諸侯一匡天下是把管仲做個天下的人為一人一國之人則當為一人一國之用為天下之人則當為天下之用此是聖賢看人分別處正象處只在一匡天下句下二句又承上一匡意而益致鋪張之詞匹夫匹婦一節正見仲之身關係甚大當初正宜留下這身做出許多事業為何沒些要緊死了此就其功業而從旁說他不必死不是推仰之心事

同升章



術人謚文子曾無有人議及此事故夫子特爲拈
出這重公案言只此一事便可以爲文了須就其
心勝光明上描寫不必牽扯光耀國家等語

勿欺章

諸生問勿欺似亦非子路所難夫子却告之以此
何也宗建曰須勘欺字毋自欺從誠意來欺非在
妄之謂自心上見得不十分完全卽所持名節終
是蓬見凡落意氣者皆欺也人臣事君誰肯自誣
假欺只不知不覺不免欺此從來忠臣義士所難
全而名節意氣所不到者也故須勿欺

上達章

君子小人何以高明污下慙地懸絕全在達處分
別君子循理只管上小人循欲只管下兩邊各無
住脚處畢竟註意爲安

伯玉章

伯玉使人于夫子便見得聖賢自有一段心相通
處在也夫子問以何爲夫子正欲于形迹之外考
其心使者寡邇未能之語不言其行事而言其心



境其窺于伯玉者微。而呈于夫子者盡矣。故其出而曰使乎使乎。恍若面質伯玉之心于當下也。這篇要寫得聖賢相契。光景意出。方妙。欲寡一語亦要得從旁描寫口氣。不得只據實講。

出位章

諸生問位字何所指。宗建曰。此位字如不踰矩。矩字要看得活。隨時隨處自有隨感而應之妙。因字當然順乎固然。略不增添些子者。所謂位也。此位非有名象可執。舉心動念當下卽寂。所謂不出其

位也。必欲舉個位字。飲茶喫飯。隨處旁花處處是位。于此豈得漠然無念。只是不去加着他想耳。

無能章

諸生問無能還是虛無漠漠之意否。宗建曰。人心中原着不得智仁勇名目。但聖人此處不是描寫虛空。實是不覺得有智仁勇在已。所謂聖不自聖者此也。此處與中庸君子之道四話頭不同。此全是自忘其能。望道未見。須隱隱照着下文自道意講。不憂三句不是紀君子之道。正要想像出無能

境隨得
建之位也
字要看得活
隨時隨處
自有隨感而
應之妙
因字當然
順乎固然
略不增添
些子者
所謂位也
此位非有
名象可執
舉心動念
當下卽寂
所謂不出其



自道尤景。

自道言夫子自家形容。合得如此。子貢窺見夫子
絕一不已。無繹亦保之妙。有相忘于地位之所至
者。

先覺章

論理卽不逆不億。可爲先覺源頭。但夫子語氣只
一直說下。是賢乎不是賢詞。正對着世上逆億一
種人說。言必如是而後爲賢。要寫自然之明爲可
貴處。

覺字與逆位三字正緊。緊相對。覺如覺痛。覺癢。覺
饑。覺寒。皆感而自應。觸而自知。初不由念慮。不經
思索者也。曰覺正是不逆不億處。君子于詐者不
信者未嘗億之逆之也。弟覺之耳。若說未嘗逆億
却又先覺。便是兩層。覺則未有不先者。氣至而應
月暈則風。礎潤則雨。積祥垂足。秋草先萌。先覺之
義明矣。此心之覺。自神自明。不慮而知。不學而能。
以此意。于是賢內。發二比。

報怨章

諸生請以直報怨都相高文襄說宗建曰此處還
重相忘意講若父母兄弟之仇主于必報自然曉
得何必一一照顧或人意難長厚却反覺有一怨
字未消一報字未化故子曰以直報怨正孫例他
怨字與報字聖人報怨報德如造化因物付物服
牛乘馬栽培相覆豈有量度計較于其間哉

莫知章

諸生恭奕璠問子曰不怨不尤而莫知一嘆却似
怨尤之意宛然在口何也宗建曰此間極妙莫我

且此等特異
物入處竟無
上等人又極
微不若如何
知得真此故
莫知章謂此
莫知章謂此
事在君子當
去事也天下
無平常道理
謂謂道法非
人能解

知者非言人不我知也言反觀之我何處可以當
人之知其終莫得而知我夫蓋分明以聞然之旨
打醒子貢所謂龍德而隱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
此句正好想像不怨不尤尤景子貢何為一問依
舊向知見上尋去故夫子為仔細開示曰人惟看
得已與世間有涉故俯仰於天人之間不求天鑒
即求人與似乎必須有知一不如意怨尤叢生若
以我自視我與天何與而至怨乎天我與人何涉
而至尤乎人只有一味循循下學而從此上達我



自盡。我本等。我自做。我功夫。夫亦何所關涉。而致
來。知乎。必欲求知。知我者。其天乎。曰。知我。其天。非
真有天可知。亦只發其莫知之意而已。夫子語意
總是說潛脩之事。無所與于人。而人不知。非謂平
常之事。無以異于人。而人不知也。不可把驚世話
頭。纏擾向來講者。于不惑。不尤。二句。覺無着落。如
前說來。覺此兩語。不是虛說。正是說出莫知意思。
吳因之先生云。下學上達。這等脩為。須是冥冥之
中。不落見聞。不涉耳目的。方能知我。正是莫知之
意。所以急急提轉子貢也。

避世章

此夫子慨然有感之言。辟世不爲。而展轉於避地。
避邑。避言之間。其亦賢者之深心也夫。

擊磬章

諸生徐揚問。荷蕢實能知夫子有心否。宗建曰。夫
子有心于世。已被荷蕢覷出。却其所以有心。大頭
腦處。理會不到。故復譏以鄙哉。有心哉。鄙哉。三起
語。相照應。文章之妙。作此全題。須看此機局。



諸生徐摩律問此章還重敬字否宗建曰此章還
重已字夫子特提修已兩字括盡君子以敬者言
修已全以敬也此是告以一了百了工夫只要把
此已整頓得好但此處未便要着與世相通話頭
以安人以安百姓言以安人爲脩已以安百姓爲
脩已與以敬以字無異這樣脩已蓋合天地萬物
以成其爲脩者也若云脩已則自足以安百姓便
有兩層了夫既合百姓以成其爲脩則雖堯舜亦
豈謂敬脩也至而於已之分量無歉乎猶病一證
正打醒而已乎三字。

安人安百姓不重人與百姓上只要顯得已此之
量無所不該發出脩已以敬一句裏面意耳。



衛靈第

問陳章

諸生問組豆一對着甚關係。還只是抹殺他問陳之心。否。宗建曰。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故對以組豆。正是夫子救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而自悟之耳。若只主修文不修武話。頭便是後儒迂遠腐論矣。他時子路之問。子曰正名。要見衛西到底受病。只在禮節去處。倘靈公當時能悟組豆之語。何至有衛輅後來父子相爭之禍耶。



學議章

諸生問曾子子貢分別之旨宗建曰曾子從心上
用功學有本領故乘其悟而直提之子貢從聰明
上用事學少源頭故因其可悟而撥清之一則原
無病痛只須直撥真再一則病源正在必須先下
一針使病去而後訣可傳耳

知德章

諸生許士冕講曰子路蔽處在知故復向知處提
之宗建曰然亦須體貼德字實實有所得于己而
深知其味方為知他如實實有本錢在身者能籌
算其多寡計較其盈虛也德乃不加不損之本體
此正生人實實受用處知此則一切窮通之味自
然拈搭不上由字要得提醒意

無為章

諸生講此章全重恭己字惟敬乃能無為兢兢業
業是大舜一生得力處也宗建曰此論亦是但看
書須玩味語氣若不管語氣一味說理失却本旨
矣先須從他虛字眼處想像來舜之無為全在盛





大河為故其
連上文
空手說有
其意為故
一者其意

德感通之妙上經克得人二意只是其感德之遺
逢非專靠此能無為也經克二意就在此舜也與
內夫何為哉只就上意喚起下文基已句非無為
之實亦非無為之象惟敬德之容為可見益以見
其無為也細玩語氣上二句假說盡了下二句不
過申說上意蓋尚論之餘不勝欣慕之至故深著
其無為以致嘆美之意云耳○無為者運用處無
作為之迹可見猶云無斧鑿痕是也○郭象曰
考之處者舜有為之跡備矣此何以更稱無為蓋
有為者皆其歷試及培壘時事而允謬元后之後
則真可謂無為也若以行所無事為無為古盛王
皆然何獨稱舜

問行章

上節只論得個可行道理下乃示以下手用工夫
處參倚二句不是存成之豫亦不重無間斷意全
是反于張虛浮務外之失而告以真切懇至之功
只是精神灌注志意凝聚任憑走到那裡都恍然
有見之意一立一與只拈出一項以該其餘自未

此句為故其
連上文
空手說有
其意為故
一者其意

有見之意一立一與只拈出一項以該其餘自未

言未行以至方言方行無不在其中矣不可認煞
講○所謂參前者切近於立處也。倚衡者切近于
在與處也。于張濬外好爲高遠。全不知已身上切
近工夫。故教以所言所行。須有根據。步步着實。身
在此。念頭便須在此。到處皆近于身。舉目可見。方
是誠信。的足色。不然。信口說通。隨事答應。終不免
虛偽而已。誦話于參。倚只解得看見。意尚覺未盡。

史魚章

諸生沈金盞曰。此是簡大夫合得夫子有味于其
人而述之。寄慨殊深。非只贊兩人也。宗建曰。此言
甚得夫子懷想之思。總是贊嘆口氣。非有優劣。兩
大夫之處有道無道。大率相同。而魚之道較王之
道圓。一稟之風性。一得之涵養。均于世道大有挽
回。見處世者當酌二子而出之。不宜墮于時格也。
與言章
只重用言上須先提與言者當因人而施。意知者
二句着一亦字。是形容智者。隨其語。默無往不可
之意。要翻天得醒。知者二字要重看。

事賢章

諸生沈金鑑問爲何事賢友仁便可當得爲仁宗
建曰人之情欲譬如取額一般取額非利器不去
情欲非仁賢不銷人只捨下道心終日與仁賢相
處只就這副心腸還容得有別念夾帶否自然不
知不覺情用欲化本心現前矣故曰爲仁

爲邦章

諸生問爲治疾藥儘多如何只把這幾件說宗建
曰吾訓治者須要看大氣運所在從古聖人立國
只就氣運轉關去處略一提撥便覺世風不變存
之善醫人者不斤斤于膚色皮理之間只把緊關
竅穴之處略一投針自覺元氣周回百病可起此
等機括非聖賢神通妙手不能理會夫子此番每
事各舉其一略爲指點大意四海大業綱領可通
若只執定數件謂治已盡于此是向痴人前語夢
矣

躬自章

玩此章語氣却是斟酌處世之道不重在脩己躬



自厚而薄貴句須貫串相形說下言我只一味自厚而却又不以貴已者責人如此則人不病其難容不苦于不堪自然可達怨矣註中身益修意只帶說不與人易從最重時文只一言在修身上記似失話頭

義質章

君子古大經
義微勉才不
打進這到章
頓買磁商本

諸生問此章還重義字否宗建曰此章全是想像君子應用之妙四句相連疊說正是敘他好處故末以君子哉一句深讚贊美之詞首尾二君子正

物曰君子也
何等此此
一語立見君子
字見義矣

相呼應講中要得此意時文只括義字撇却君子不免離宗

群群章

諸生問時文多云惟矜自不爭惟群自不黨且云不爭是其群不黨是其矜何意宗建曰此是學究舉口且未嘗體貼語意也此章口氣全要看兩面字吳因之先生曰天下只有兩種人一邊立異一邊尚同皆由識見不高力量不大惟君子方能以一剛中和精神主張世道能矜却能不爭能羣却



能不驚。此君子持已與人之妙。全要得口氣。余有拙文刊刻。頗得此旨。

一言章

子貢欲向終身求一字之訣。夫子只向他本身。指以安穩良方。此身有病。却怨之一字無安頓處。不欲勿施。此正告以行之之法也。人莫近于己身。莫約于己身之友求。只向己身求痛痒。覺得天下之痛痒皆通。只向己身量分量。覺得天下之分量畢顯。此身不能一日與人無交。卽此怨不能一日與身相隔。真正有頃刻離之不得。終身行之不盡者。此一字真足受用一生。○鄉原教曰行之謂行。此一言也有。就行世講者。雖不甚錯。却把之字丟空了。如兄說何等真切。

毀譽章

毀毀誰譽者。果于誰而毀于誰。而譽也之於人三字。正與下斯民也相通。聖人正要把自己之心。還諸天下人之公心。絕不自留一見。故拈一誰字。是非已所得而與也。所以直道而行。所以二字。從



他本性上說。須知民自三代至今。無有一人不直者。但須從其根原上看耳。拈出一民字。煞有意味。直道多不出之士大夫。而多出之不知不識之百姓。百姓正于本源上不曾沾染耳。○鄒摩敏曰。直道而行。若就民心說。則之所以三字。似未緊切。看來還當就治民者言。○他處所以二字相連。此則之所二字相連。以字屬下。

衆惡章

衆惡衆好。大槩亦可。衆人但少不得一察。以見聖人仔細斟酌之意。兩必字不要太說熟了。○鄒摩敏曰。必字根衆字來。不是說惟衆惡衆好。所以必察。正謂雖衆惡衆好。必不可廢察也。

弘道章

兩語一正一反。下語直喚醒上語耳。人字莫認作太高。弘道莫只看得迂濶了。試想吾人隨時隨地。那一處不是道之流行。那一刻不是道之鼓舞。肯是弘道作用。故曰人能弘道。實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而點動之也。若以人字專歸聖賢。以弘字只



說位育參贊等語。則聖人此語死無無味。此題亦無生活日子矣。

謀道章

諸生問此章註中似多轉折。欠歷吞宗。建曰此章專爲分心利祿者說。首句直說君子用功大有然非得一轉。則其指不醒。故又轉出下文一段。講首一句須帶云君子卽謀道而祿亦未始不寓也。卽不謀食而食亦非謀之可得也。試觀其非謀餒而不有餒時乎。卽學不謀祿而不有時祿乎。然則分心利祿者。又何用此營營也。君子所以只一味憂道不憂貧。憂貧是謀食。楊伯語雖三轉。只是一意。

雷仁章

千古來積怯。只是讓過前人去了。不讓兩字。喚醒世人。退託之心。要回之。先生云讓不是讓。遜讓者。膽怯之意。怕自家氣魄小。力量弱。此事非關小可。還讓大力量的去。做。此謂之讓。

詞說章



自香山云法
吾文家今者
歸村其皆然
得方是此則
擬打油則如
橫街門之流
說便如此言

諸生問達字只是明白意思否宗建曰千古來文
人完全得一個達字者其實不多。達字勿容易看
過了。真正文章。大之經。迷聖賢。小之宣。寫政事。一
經一緯。各有所主。此詞之意也。果能將此意暢達
得出。則一言一字。俱是真正性命。真正經濟。于此
之外。豈能更更有添加。故曰而已矣。若說只取一
個達意。則所淺之意。亦何足道。縱達得何與于辭。
耶。故講達字。不可帶輕忽話頭。○鄭康成曰。辭字
稍。斷言所貴於辭者。惟其達而已矣。如詩文俱作

辭。既達。則可已矣。便落下一層。此處差毫釐。而謬
尋丈。○註中意字覺費。

師冕章

道非有名可示。非有法可取。舉足動步。日由其中。
明眼暗眼。共此一。路。聖人日行其道。實不知其為
道也。師冕之見。一被子張喝出。便以為相師之道。
若當階及席時。知其為道而擬之。則破碎甚矣。記
此者。似已悟得無行不與之意。故其描寫。恍然。然
有餘味。○承此一事。要見目前到處皆是道場。諸

聖人全體是

道行來不知

人起便覺行

道自一別

若其起處

道處真然



君只坐下莫生揀喜莫生疑或莫向聖賢緒論中
討生活也

季氏第

頤史章

通章語分兩截夫頤史節是夫子責備季孫本意
下因說出季孫本謀故詳論其貪人之非以恐動
之始終欲禁其輕伐也提出先王是把天下大名
分所在壓倒他邦域之中社稷之臣又就舉一國
說三句以先王句為主

周任一節只就二子所處而泛言其道之當或如
此爲下文不得辭其責張本至下節方承上明指



二子言之

且字謂二臣欲與不欲吾未暇論姑且就爾所云不欲者斯言亦已適矣

均無貧三句只要發均和安最緊關的意蓋無貧無寡以至于無傾此國家久安長治之根而要非可以不均不和致也惟均則無貧云未幾安得不患不均安得不患不和

無傾句極重正為後蒿墻之變張本要隱隱關切下意看故此處無傾全是無內變意與別處言傾

覆者不同

夫如是三字要極醒惟內治之不可不預如是故遠人不服知有文德之脩而已知有安之之道而已必不動兵于遠此節只是足上重脩內治之意那分崩句不與上句平對語脉緊連謀動于戈句蓋指出蕭牆之變所由根也

誠知天下之大分誅伐無容下操在山求固宜有救正之言且酌國家之遠近于戈豈容外憂在由求尤當有憂危之警通章要得切責二子意



陽貨第

陽貨章

諸生徐蔭律講曰陽貨以世法逼迫聖人夫子只以道法應之恁地自在宗建曰非也貨之稱亡倪豚是把正經禮法來束聖人而夫子却只游戲三昧倘不執着死法應他他餽禮便答其禮他罰亡亦時其亡偶遇諸途隨口答應全仗沒甚要緊一般卽陽貨一片機心已不覺忽然錯謫此意者固融無碍真應世之神龍也若後世習者一遇好

六二 陽貨曰
法神神志是
法神神志是
法神神志是
法神神志是
法神神志是
法神神志是
法神神志是
法神神志是
法神神志是
法神神志是



邪執定死法多言心只討得個不自在。徃徃反為邪人所破亦不吾學聖人者矣。

性習章

諸生問性一也何云近又何以云氣質之性宗建曰此章話與自因有相遠者說來人只認遠者是性故夫子拈說性何嘗不近其相遠者習耳相近致如孟子好惡與人相近一般此處論性是從人習中拈出故說相近字從遠字生出時文蓋說相合既少活動而註中添出氣質二字何不即說

習字為直接也。○鄭康成曰性善及無善無不善之說源於相近。性可為善可為不善之說源於習相遠。有性善有性不善之說源於上智下愚不移。要皆不失為正論。而夫子圓通矣。

不移章

諸生問習則何以不能移宗建曰結習劍者亦有不能頓移。世間此兩種甚少。恐人久不警醒故特下此二語針之。此二種人。一。生只在結習中走。故不肯轉移。除生才氣無不可移。誰人不能上智。誰



性出本善惡
其國正氣上
字義詳

小格德當道
以氣貫言此
二語針於子
之習中不移

生行得知之才。夫亦豈然有無窮之成也。夫

能行章

子張堂堂氣習。只在仁中討得些。光景。搭得些。虛界子。却不習實實下手加功。故此處論仁。不可只說個存心。全是出身加民。真正能以全副精神。行徹底的作用。方纔討得為仁。別處論仁。是要欲將進去。此處論仁。是要欲將出來。其能做出去處。正是真心含蓄處也。時文只以與世流通話頭。講于天下。却輕過能行二字。失之矣。恭則不侮。五句

正發能行于天下之意。與邦家無怨不同。前是使之自考。此則欲使之勉厲自刑。必要達到是地位也。蓋好為苟難之人。初冒頭儘做得調大。到後多沒結束。故必舉成效以為能行之實。

六言章

諸生問六箴全從六個好字上來。性理上着不得分毫健羨也。此意是否。宗建曰。論理亦是。但此處箴字原與言字相對。六言者。六個話頭也。這六件把做話頭。希夷。得頭是參研自心。故我靈明進

子張堂堂氣習
物原非他處
大行受敬了
虛假天子聖
之
也仁下此方
可於去與說
行亦是有分



© 20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